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　　明　彭大翼　撰

衣服

履　附舄屨鞋屩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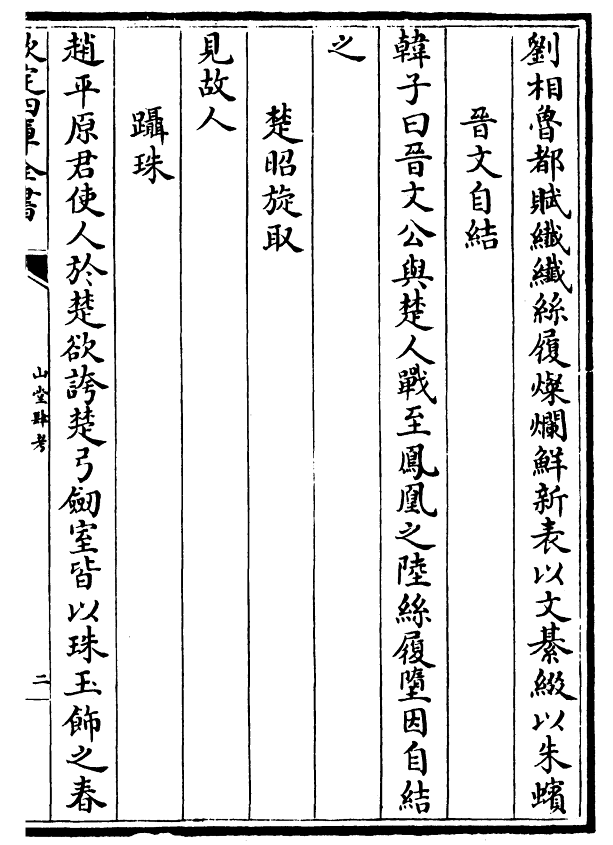
釋名履禮也飾足以為禮也身章撮要用緋羅表皮裹頭飾以絇兩旁各著帶用以縛足草履謂之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不假借也舄以木置履下取乾腊不畏泥濕故名曰舄又單底曰履複底曰舄屨亦

屨也麻作謂之屨亦謂之扉又朝服謂之屨祭服謂之舄燕服謂之屨亦各視其裳之色屨又舞人所服之屨不躡跟鞋解也亦屨屬屧屨中薦也屩蹻也又草屨之輕便者出行著之小兒屣曰鞁底下有齒曰屐

納丹豹

周穆王起春宮西王母來納丹豹文屨

綴朱蠙



劉相魯都賦纖纖絲履燦爛鮮新表以文綦綴以朱蠙

晉文自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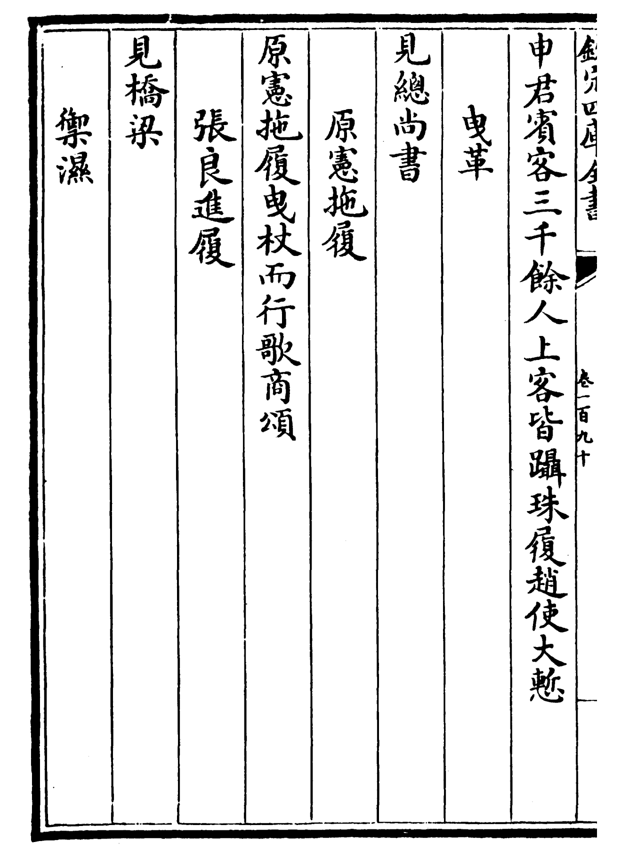
韓子曰晉文公與楚人戰至鳳凰之陸絲履墮因自結之

楚昭旋取

見故人

躡珠

趙平原君使人於楚欲誇楚弓劒室皆以珠玉飾之春



申君賓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曳革

見總尚書

原憲拖履

原憲拖履曳杖而行歌商頌

張良進履

見橋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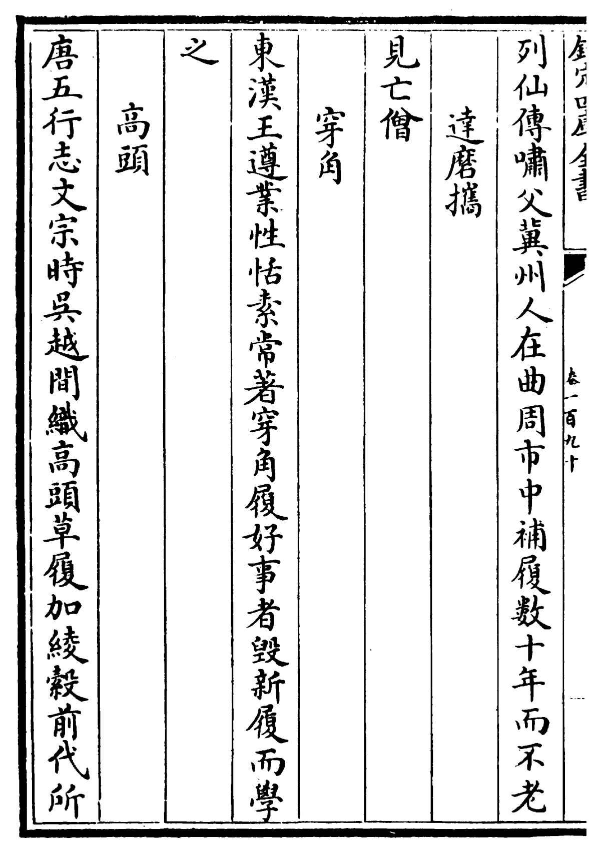
禦濕

南海有抱香木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為履易如削瓜既乾則堅韌難成履雖猥大而輕過風則飄而動夏月穿之可禦濕氣出大秦國

飛雲

樵人直說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著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

㱿父補



列仙傳嘯父冀州人在曲周市中補履數十年而不老

達磨𪨊

見亡僧

穿角

東漢王遵業性恬素常著穿角履好事者毀新履而學之

高頭

唐五行志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加綾縠前代所

無夫屐下物也纖草為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蓋陰
邪闒茸侈泰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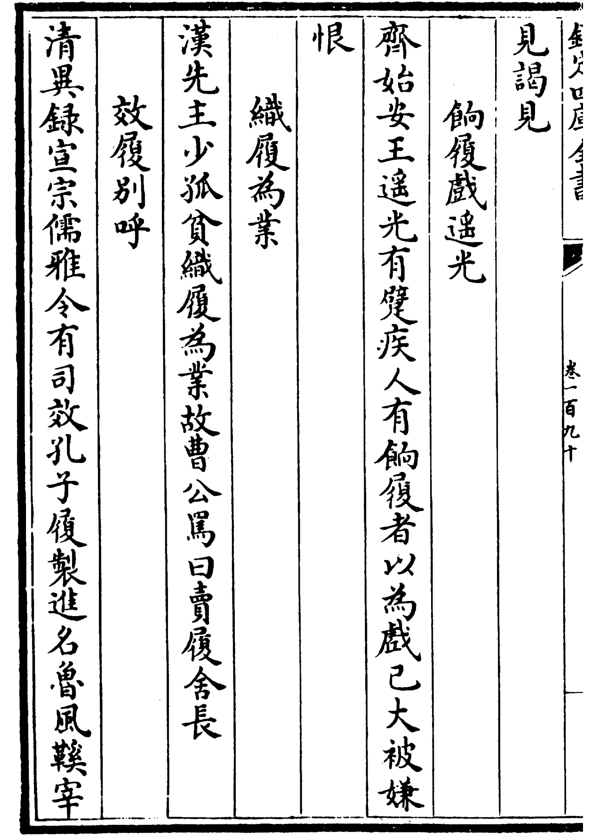
養體

孫卿子曰麤絲之屐可以養體

抵面

唐滕王元嬰嘗為典籤崔簡妻鄭氏嫚罵以屐抵元嬰
面血流乃免

躡屐迎不疑



見謁見

餉履戲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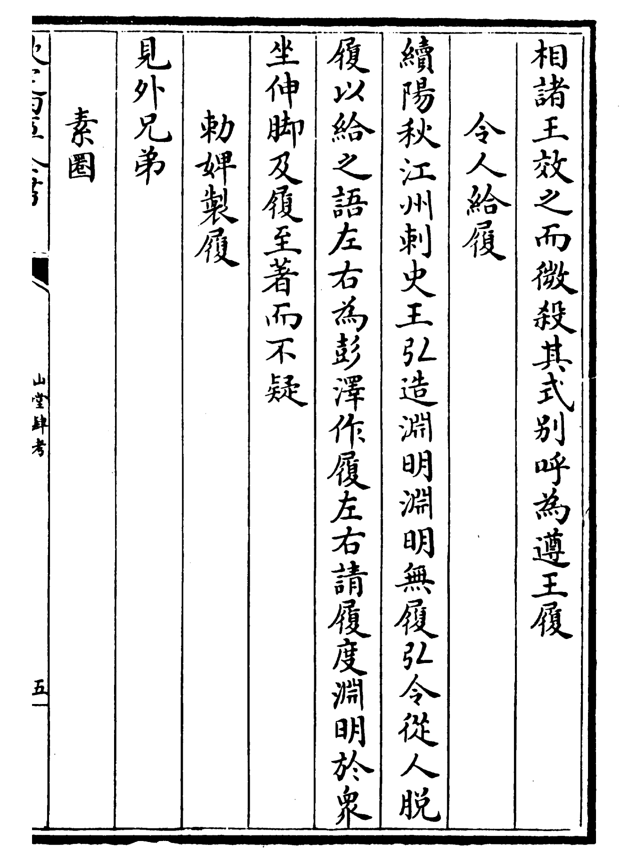
齊始安王遥光有躄疾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被嫌恨

織履為業

漢先主少孤貧織履為業故曹公駡曰賣履舍長

效履別呼

清異録宣宗儒雅令有司效孔子履製進名魯風鞵宰



相諸王效之而微殺其式別呼為遵王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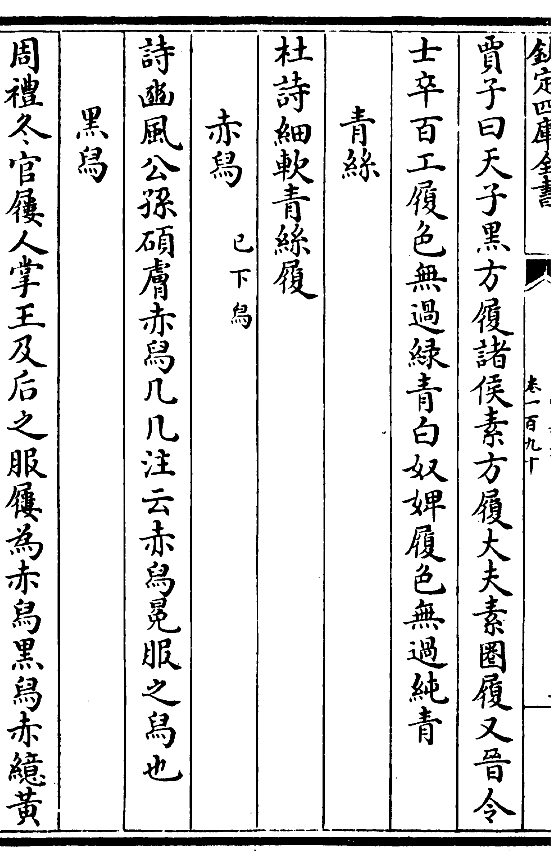
令人給履

續陽秋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淵明無履弘令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

敕婢製履

見外兄弟

素圈



賈子曰天子黒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圏履又晉令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緑青白奴婢履色無過純青

青絲

杜詩細軟青絲履

赤舃 已下舃

詩豳風公孫碩膚赤舃几几注云赤舃冕服之舃也

黒舃

周禮冬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舃黒舃赤繶黄

繶青句注云凡舄之内有屨屨外又加以舄王赤舄下有白黑二舄后玄舄下有赤青二舄但言赤黒特言其尊者耳繶者縫中之紃赤繶者以赤絲為緣也黄繶者以黄絲為緣也句者屨頭之枸謂之絇

金舄

詩小雅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注云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

玉舄

嶺表菖蒲澗有菖蒲一節九寸安期生服之飛去遺下

玉舄

豹舄

左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

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鳧舄

見縣尹

脱屨戶外 已下屨

禮曲禮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注云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脫屨于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則并戶內一屨為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

業屨牖上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坐取

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

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注云坐取屨跪而取屨也隱辟而后屨不敢向人而著屨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屨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屨此納屨之儀也

跪遷

曲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注云跪而遷屨者謂少者禮畢退去為長者所送則於階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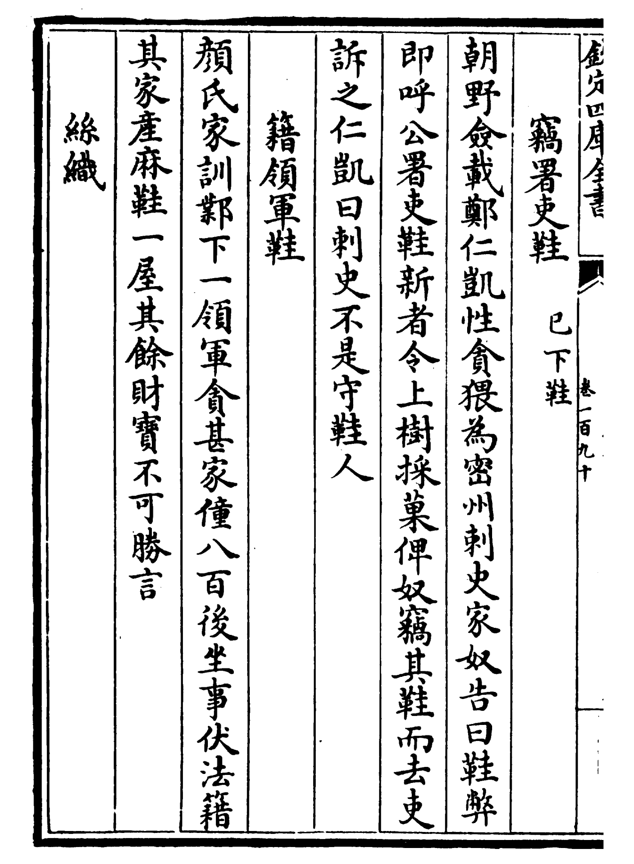
跪取屨稍移之面向長者而著之也遷徙也俯而納屨者謂既取屨因俯身向長者納足而著之也

齊侯誅屨

見鬼

申侯供屨

左僖四年申侯見齊侯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粮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注云申侯鄭大夫屝屨草屨也



竊署吏鞋　已下鞋

朝野僉載鄭仁凱性貪猥爲密州刺史家奴告曰鞋弊即呼公署吏鞋新者令上樹採巢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籍領軍鞋

顔氏家訓鄴下一領軍貪甚家僮八百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絲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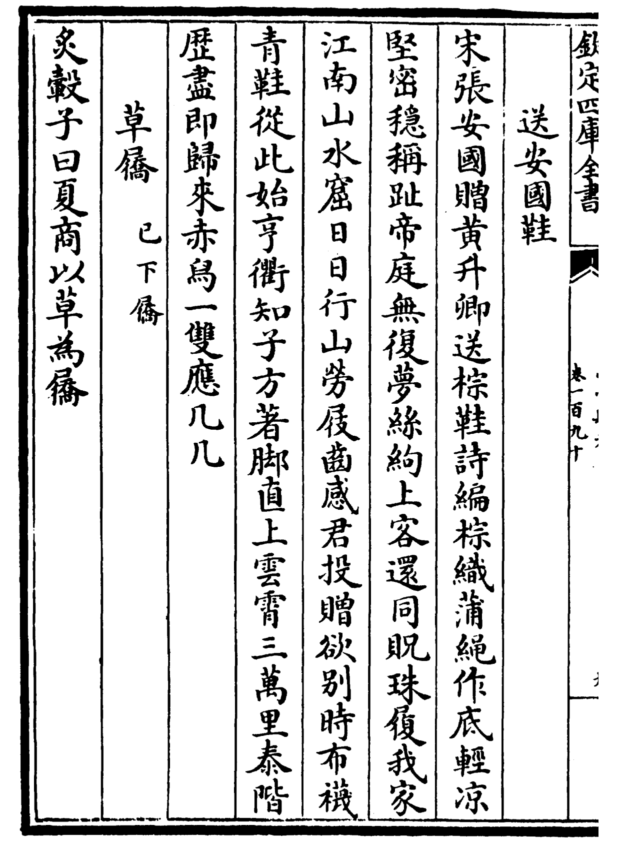
青州雜記青齊間有桃花一種盛開時垂絲二三尺者採之練以松脂遞相經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為何物

錢繫

見吏部侍郎

竊李泌鞋

唐李泌未相時宿内院旦起有竊泌鞋送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為弼諧事且諧矣



送安國鞋

宋張安國贈黄升卿送椶鞋詩編椶織蒲繩作底輕凉堅密穩稱趾帝庭無復夢絲絇上容還同䁥珠履我家江南山水窟日日行山勞屐齒感君投贈欲别時布襪青鞋從此始亨衢知子方著脚直上雲霄三萬里泰階歷盡即歸來赤舄一雙應几几

草屩 已下屩

炙轂子曰夏商以草為屩

絲屩

左氏曰菲絲為屩宮中妃嬪皆著之

卜式牧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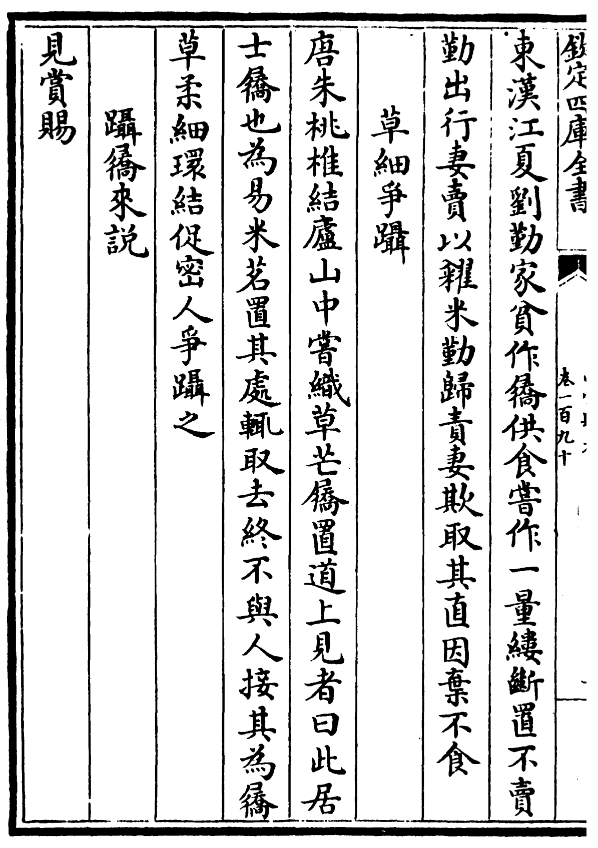
漢卜式為郎在上林苑中布衣著屩而牧羊

志和釣魚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

帶欆屩每釣魚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縷斷不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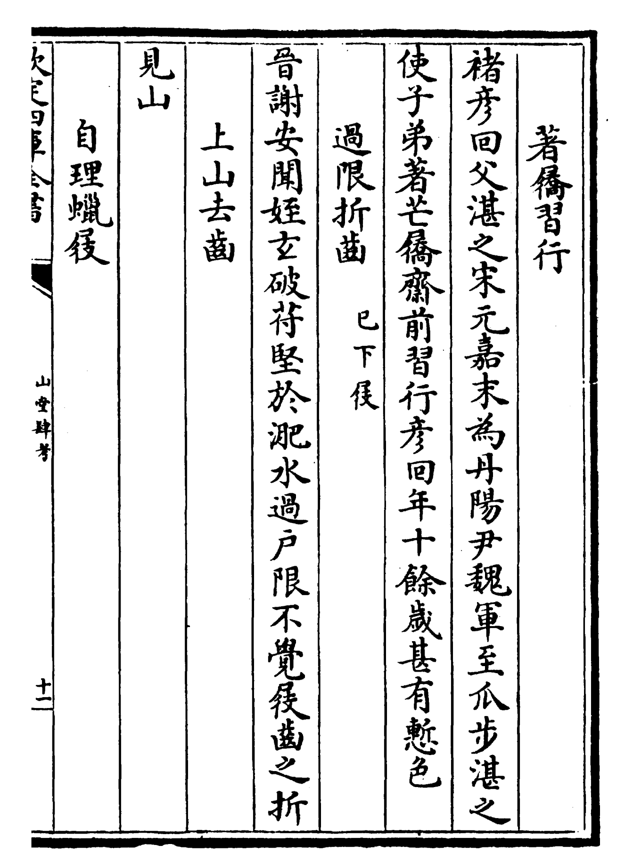
東漢江夏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嘗作一量縷斷置不賣勤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責妻欺取其直因棄不食

草細爭躡

唐朱桃椎結廬山中嘗織草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為易米茗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

躡屩來說

見賞賜



著屐習行

褚彥回父湛之宋元嘉末為丹陽尹魏軍至瓜步湛之使子弟著芒屩齋前習行彥回年十餘歲甚有慙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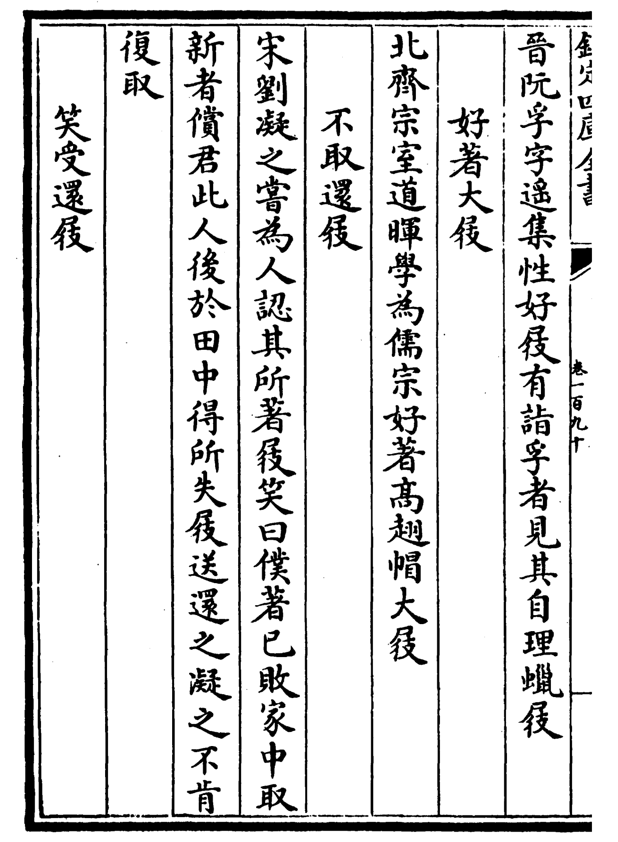
過限折齒 已下屐

晉謝安聞姪玄破苻堅於淝水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上山去齒

見山

自理蠟屐



晉阮孚字遥集性好屐有詣孚者見其自理蠟屐

好著大屐

北齊宗室道暉學為儒宗好著高翅帽大屐

不取還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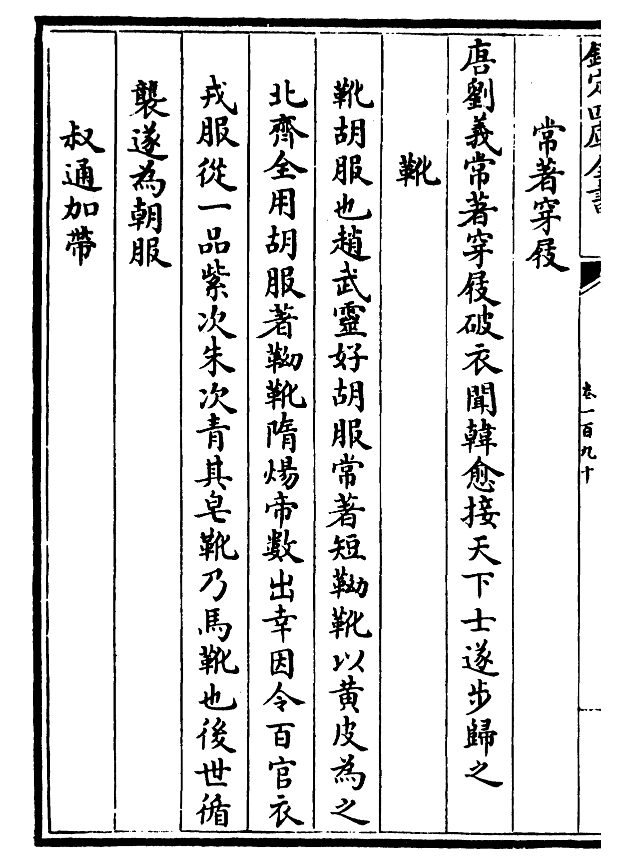
宋劉凝之甞為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家中取新者償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凝之不肯復取

笑受還屐

齊沈麟士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後鄰人得已屐送前屐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人稱寛厚長者云

不棄斷屐

齊虞玩之為少府高帝鎮東府玩之躡屐造席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行估買之著已三十年矣帝賜新屐玩之不受曰著轡敝席復不可棄所以不敢當



常著穿屐

唐劉義常著穿屐破衣聞韓愈接天下士遂步歸之

靴

靴胡服也趙武靈好胡服常著短靿靴以黄皮為之

北齊全用胡服著靿靴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衣

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其皂靴乃馬靴也後世循

襲遂為朝服

叔通加帶

唐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皮為靴加以帶子裝束

馬周加氈

事物紀原唐馬周以麻為靴殺其鞦加以靴氈

遺隱士

唐朱桃椎成都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浮游人間長史竇軌遺以衣服鹿幘麑靴委之地不肯服

賜小軍

五代時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為孔目官見一小軍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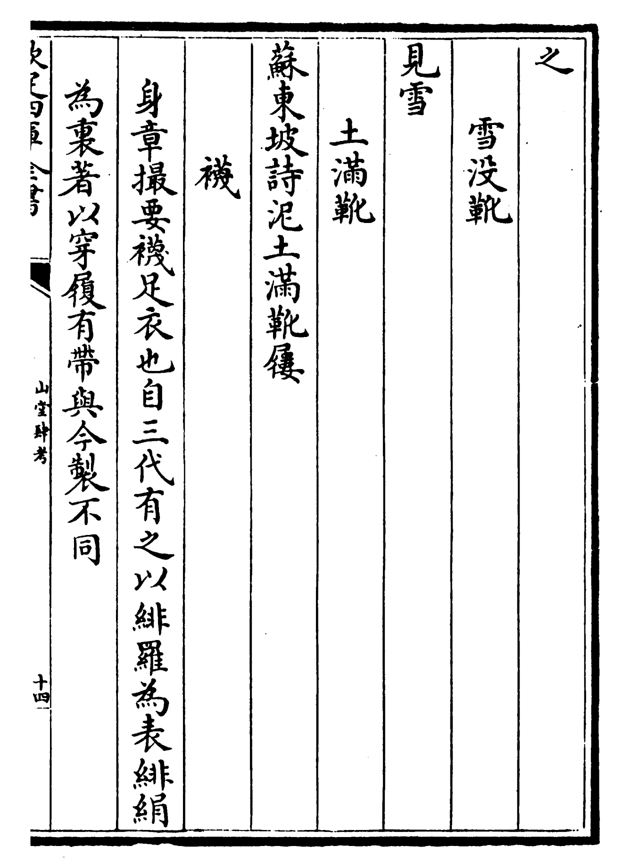
足於雪中行憫之脫已靴賜之後帝奉命征契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人也按周武帝即郭威

抱持取靴

孔帖崔戎出為華州刺史徙東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靴

醉使脫靴

唐李白供奉翰林常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



之

雪没靴

見雪

土滿靴

蘇東坡詩泥土滿靴屨

襪

身章撮要襪足衣也自三代有之以緋羅為表緋絹為裏著以穿履有帶與今製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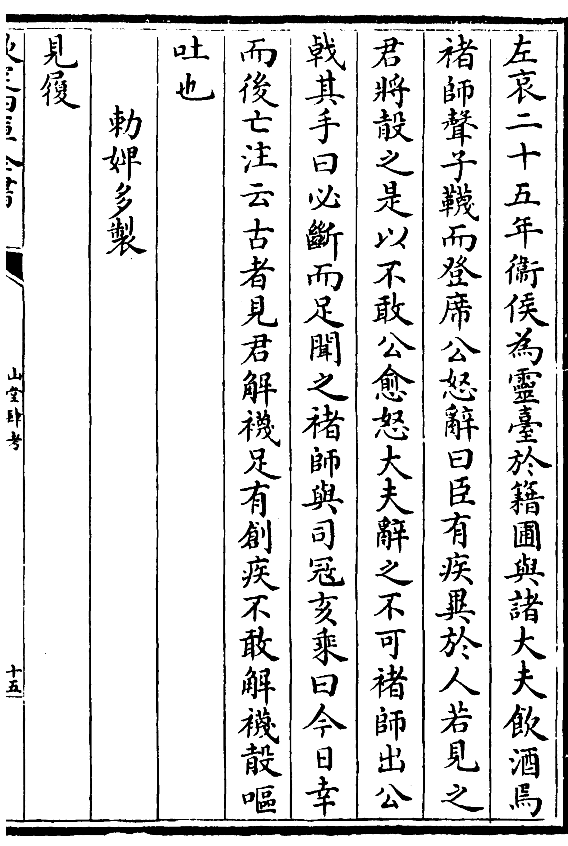
無令結繫

文子曰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韈繫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亡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

莫肯為繫

世紀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韈繫解五人在前莫肯繫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繫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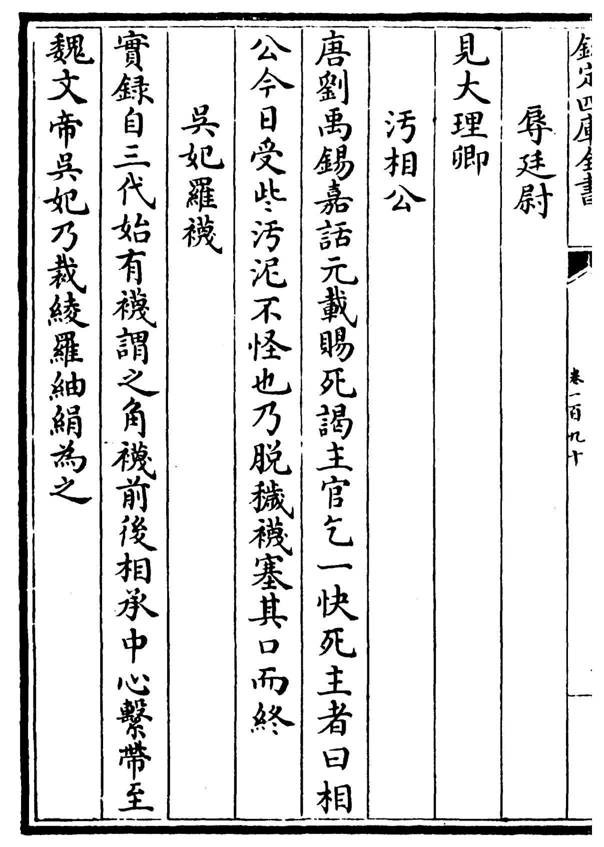
見君不解



左哀二十五年衛侯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注云古者見君解襪足有創疾不敢解襪㱿嘔吐也

勅婢多製

見復



辱廷尉

見大理卿

汚相公

唐劉禹錫嘉話元載賜死謁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些汚泥不恠也乃脱穢韈塞其口而終

呉妃羅襪

實録自三代始有襪謂之角襪前後相承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呉妃乃裁綾羅紬絹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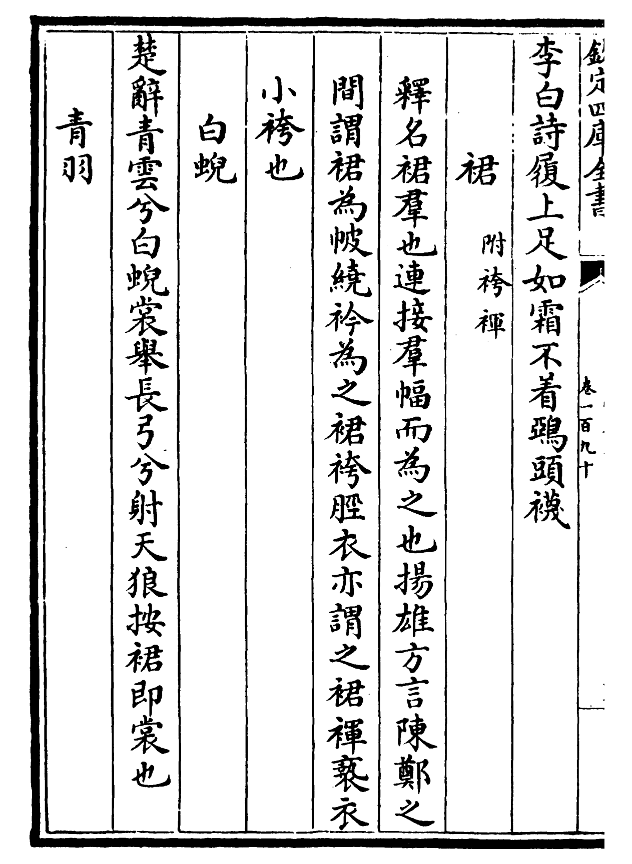
楊妃錦襪

太真外傳妃子死之日馬嵬村媪得錦袎襪一隻每過客求一翫得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龍縞襪

搜神記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叟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州玉塵九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鵶頭襪



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

裙 附袴褌

釋名裙羣也連接羣幅而為之也揚雄方言陳鄭之間謂裙為帔繞衿為之裙袴脛衣亦謂之裙褌褻衣小袴也

白蜺

楚辭青雲兮白蜺裳舉長弓兮射天狼按裙即裳也

青羽

眞人三君内傳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也

織裙上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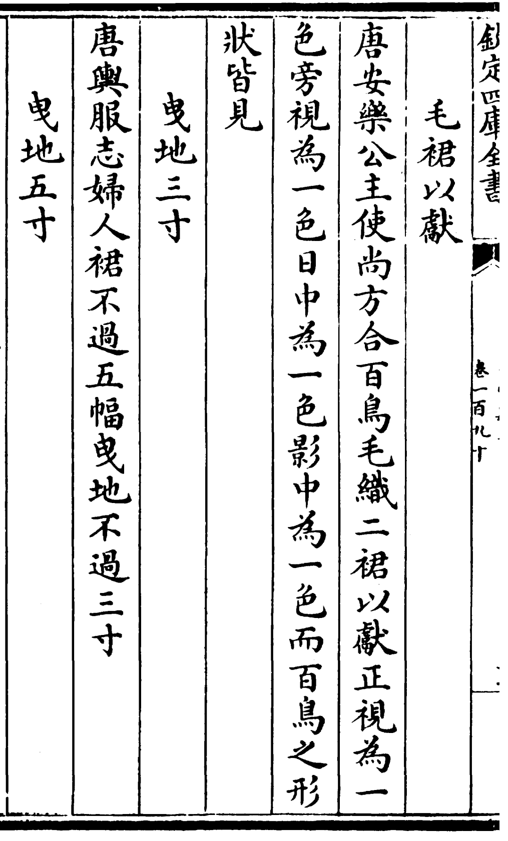
西京襍記趙飛燕立爲皇后其弟合德上遺織成裙

禿裙不緣

續漢書明德太后禿裙不緣

布裙俱隱

東漢孟光梁鴻聘以爲妻常著荆釵布裙與鴻俱隱灞陵山中


毛裙以獻

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以獻正視為一色旁視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形狀皆見

曳地三寸

唐輿服志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

曳地五寸

唐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婦人裙曳地四五寸者

減三寸

䍐儸

見宮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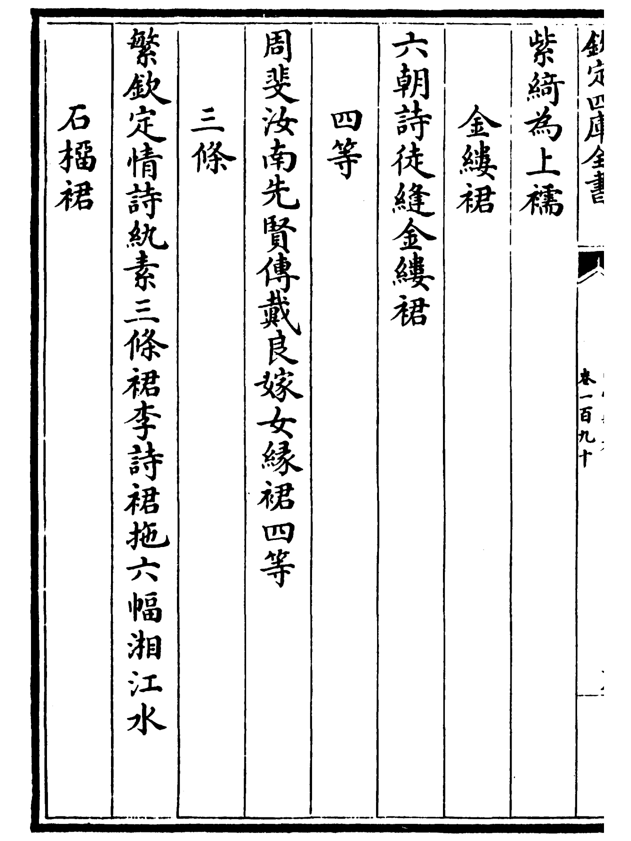
納妃

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裙

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雙裙

緗綺裙

古樂府陌上桑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緗綺為下裳



紫綺為上襦

金縷裙

六朝詩徒縫金縷裙

四等

周斐汝南先賢傳戴良嫁女緣裙四等

三條

繁欽定情詩紈素三條裙李詩裙拖六幅湘江水

石榴裙

六朝詩日照石榴裙

蒲桃裙

六朝詩機上蒲桃裙

故為溺袴　已下袴

漢周景仁景帝時郎中令為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
溺袴故為不潔靖以是得幸於後宫秘戲仁常在旁終
無敢言注云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也

使為窮袴

漢昭帝上官皇后霍光外孫也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者皆阿意言宜禁内雖宫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後宫莫有進者注云窮袴有前襠不得交通

馬援布袴

東漢馬援牛羊散與故舊身衣布袴又祭遵家無私財身衣布袴卧布被夫人裳衣不加緣飾

師德皮袴

唐婁師德為都督身衣皮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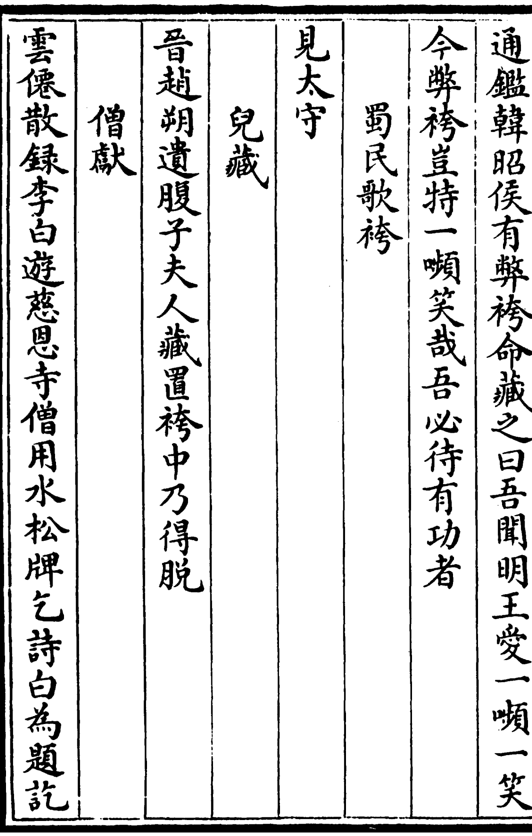
持鄰舍袴

漢陳重舉孝廉為郎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著妻兄袴

魏賈逵家貧無袴晨著妻兄柳季袴而去人謂之通健

韓侯藏袴



通鑑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曰吾聞明王愛一嚬一笑今弊袴豈特一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蜀民歌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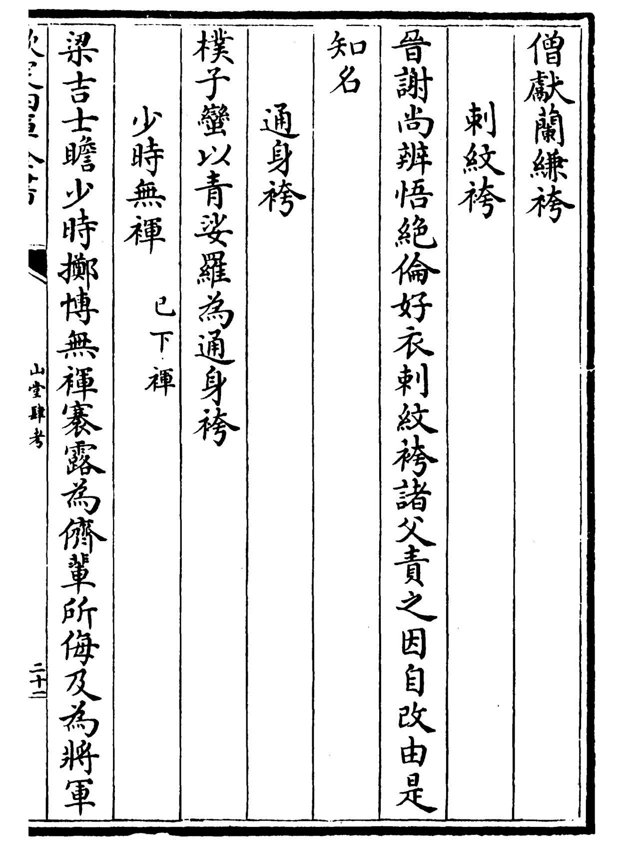
見太守

兒藏

晉趙朔遺腹子夫人藏置袴中乃得脫

僧獻

雲僊散録李白遊慈恩寺僧用水松牌乞詩白為題訖



僧獻蘭緗袴

刺紋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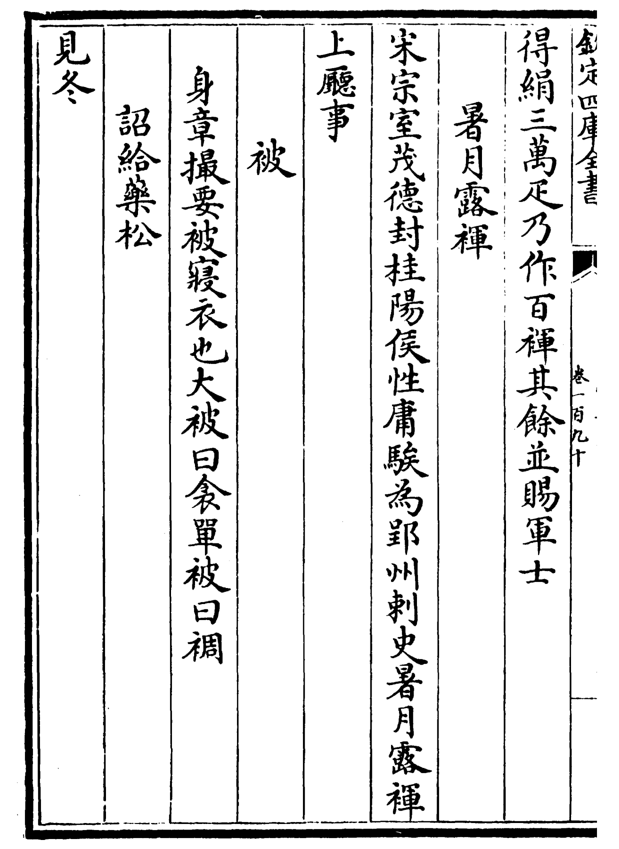
晉謝尚辨悟絶倫好衣刺紋袴諸父責之因自改由是知名

通身袴

樸子蠻以青娑羅為通身袴

少時無褌　已下褌

梁吉士瞻少時擲博無褌褰露為儕輩所侮及為將軍



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餘並賜軍士

暑月露褌

宋宗室茂德封桂陽侯性庸騃為郢州刺史暑月露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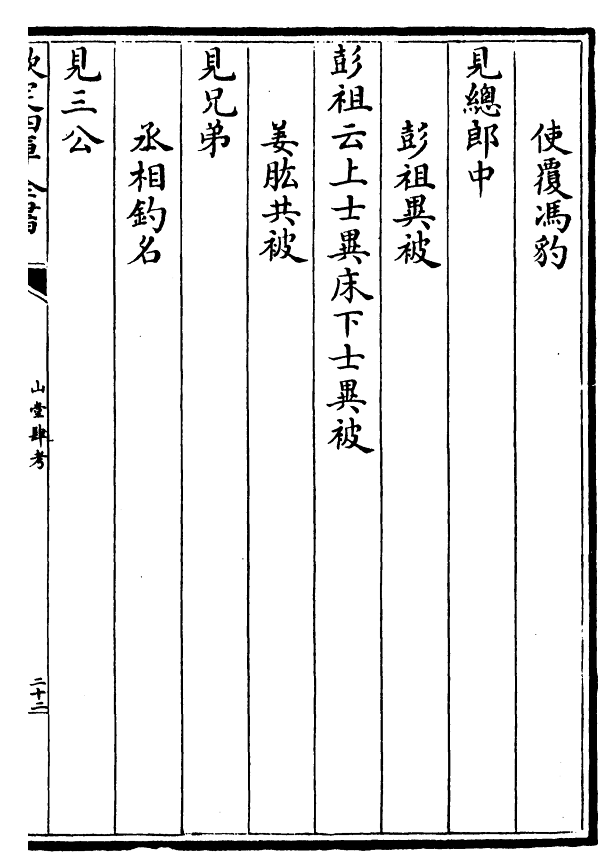
上廳事

被

身章撮要被寢衣也大被曰衾單被曰裯

詔給檠松

見冬



使覆馮豹

見總郎中

彭祖異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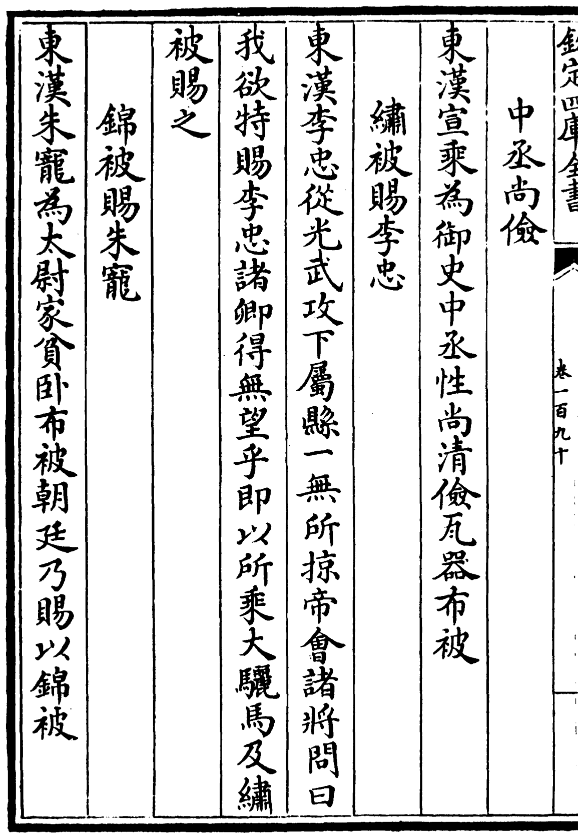
彭祖云上士異床下士異被

姜肱共被

見兄弟

丞相鈞名

見三公



中丞尚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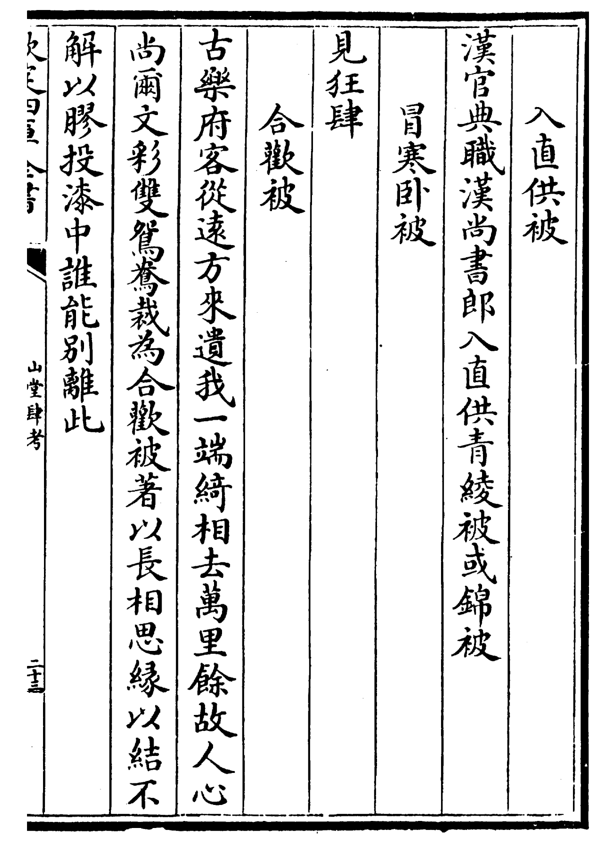
東漢宣秉為御史中丞性尚清儉瓦器布被

繡被賜李忠

東漢李忠從光武攻下屬縣一無所掠帝會諸將問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賜之

錦被賜朱寵

東漢朱寵為太尉家貧卧布被朝廷乃賜以錦被



入直供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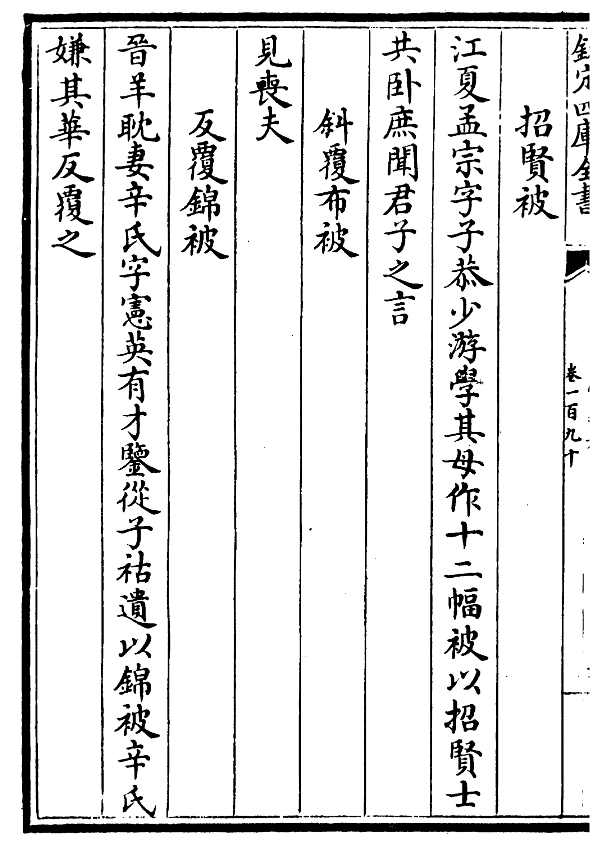
漢官典職漢尚書郎入直供青綾被或錦被

冒寒卧被

見狂肆

合歡被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里餘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别離此



招賢被

江夏孟宗字子恭少游學其母作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卧庶聞君子之言

斜覆布被

見喪夫

反覆錦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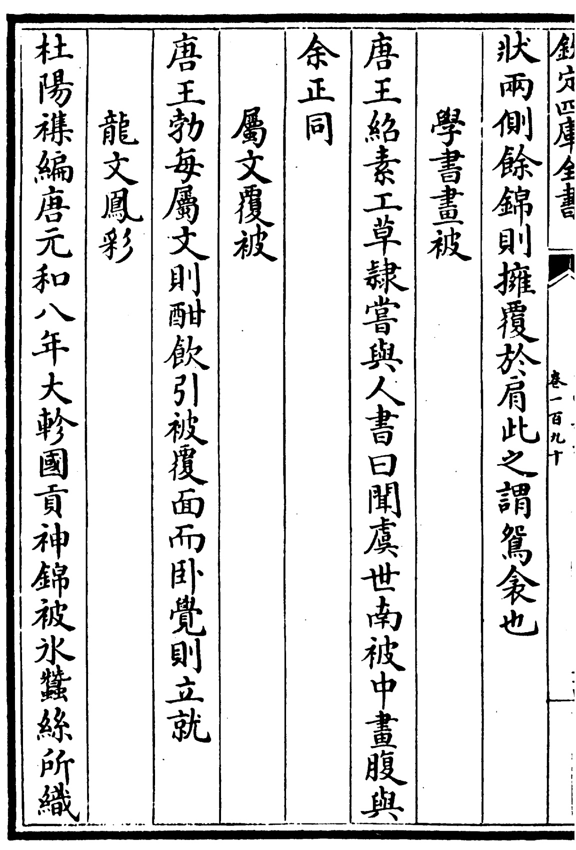
晉羊耽妻辛氏字憲英有才鑒從子祜遺以錦被辛氏嫌其華反覆之

罨靸被

孔六帖鄭愚津陽門詩象牀塵積罨靸被注云上在華清日罨靸公主嘗與上晨聽按新水調愛之主起晚遽自眞珠被而出及冠至倉皇隨駕出宮後不之省及上歸南宮一旦入此中而當時罨靸之被宛然塵積

蜀王被

輟耕録蜀王孟昶有一錦被其濶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三穴若雲版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



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

學書畫被

唐王紹素工草隸嘗與人書曰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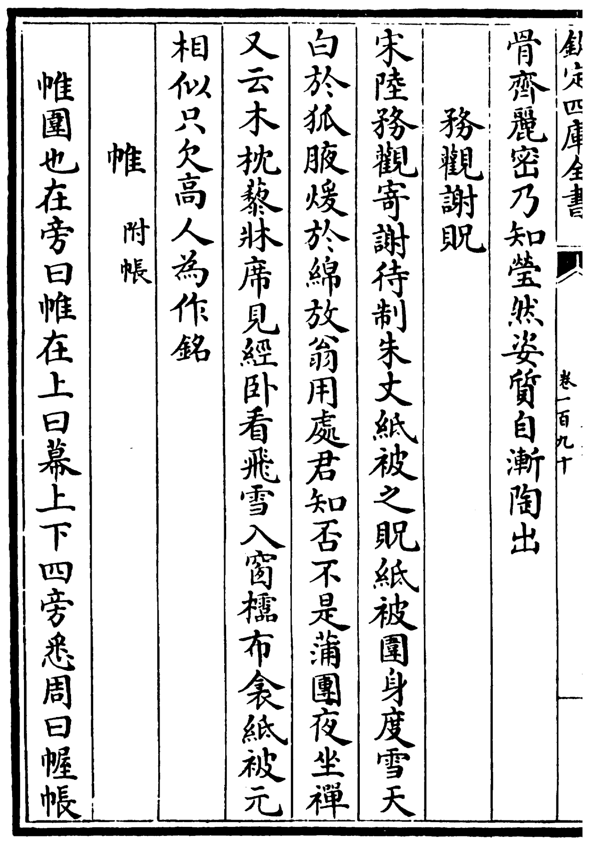
屬文覆被

唐王勃每屬文則酣飲引被覆面而卧覺則立就

龍文鳳彩

杜陽襍編唐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被氷蠶絲所織

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所及暑月
覆之清涼透體
奇花異葉
唐同昌公主堂中設神絲繡被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
華麗世所罕比其上絡以靈粟之珠五色輝映
子暈答惠
宋劉子暈答呂居仁惠建昌紙被詩略云嘗聞盱江藤
蒼厓走虬屈蹔之霜露秋漚以滄浪色粉身從澼洸蜕



骨齊麗密乃知瑩然姿質自漸陶出

務觀謝眠

宋陸務觀寄謝待制朱文紙被之眠紙被圍身度雪天白於狐腋煖於綿放翁用處君知否不是蒲團夜坐禪又云木枕藜牀席見經卧看飛雪入窗櫺布衾紙被元相似只欠高人為作銘

帷 附帳

帷圍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幕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帳

張也亦曰幬小者曰斗帳形如覆斗單帳曰幃牀前

幃曰幨

帷中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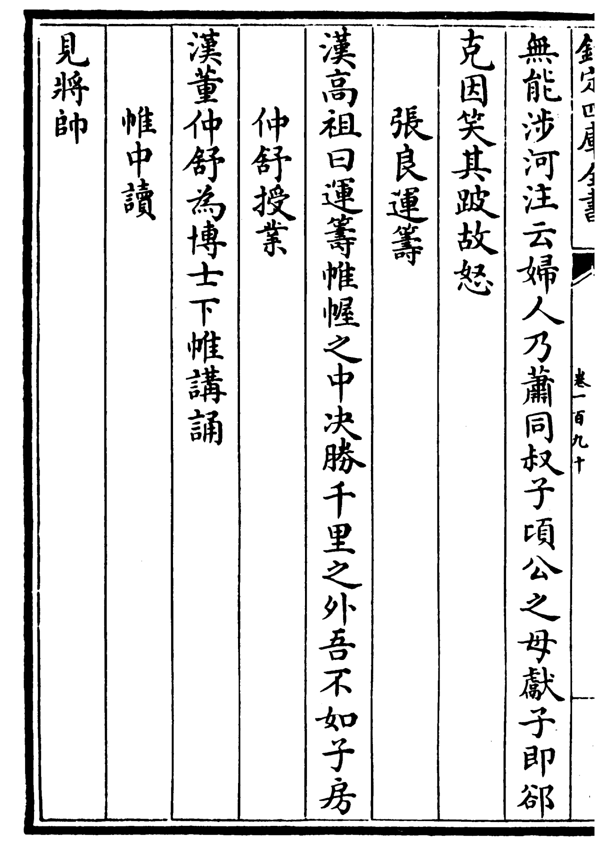
典畧孔子反衛見夫人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夫人自帷中再拜

帷中使覵

左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

覵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



無能涉河注云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獻子即郤克因笑其跛故怒

張良運籌

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仲舒授業

漢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

帷中讀

見將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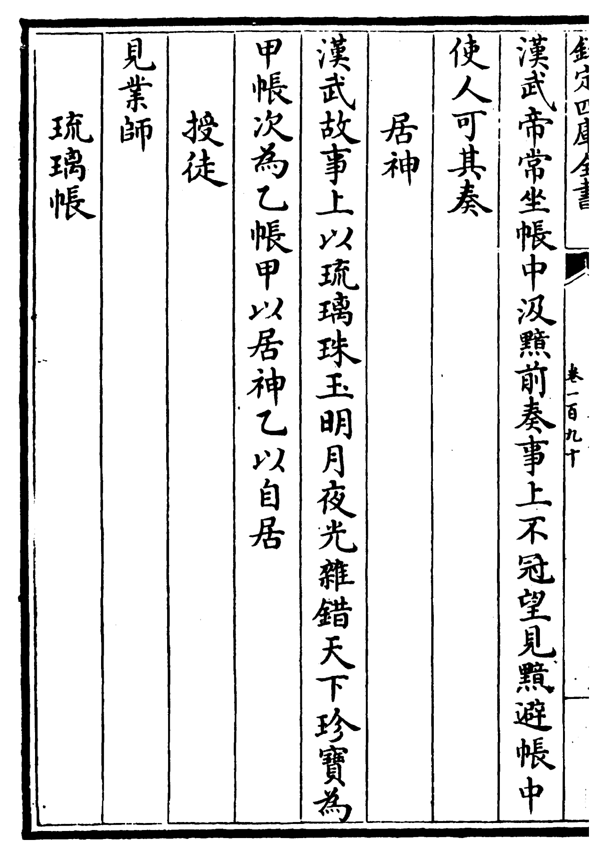
帷中置酒

呉志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帳中為歌　已下帳

楚項羽至垓下諸侯兵圍數重漢軍四面皆楚歌羽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起帳中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

帳中可奏



漢武帝常坐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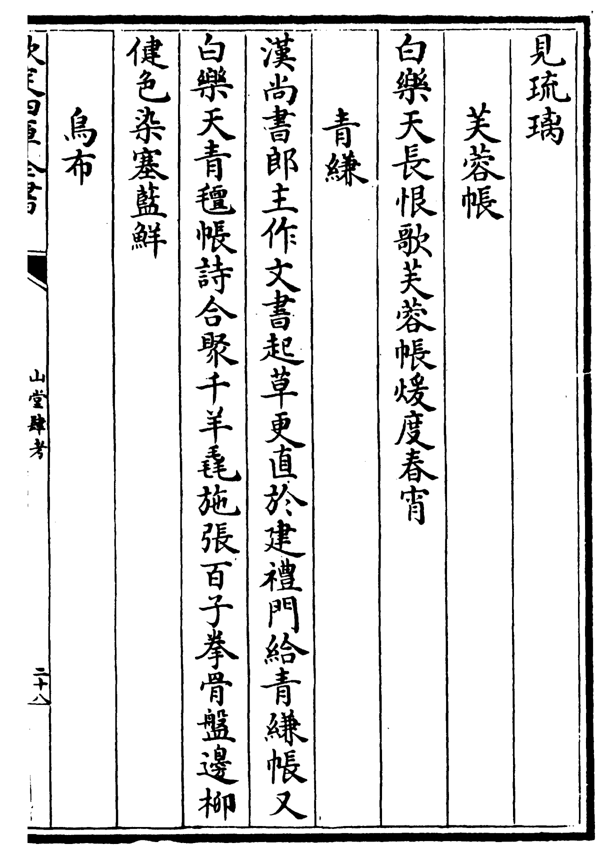
居神

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授徒

見業師

琉璃帳



見琉璃

芙蓉帳

白樂天長恨歌芙蓉帳煖度春宵

青縑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給青縑帳又白樂天青氊帳詩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拳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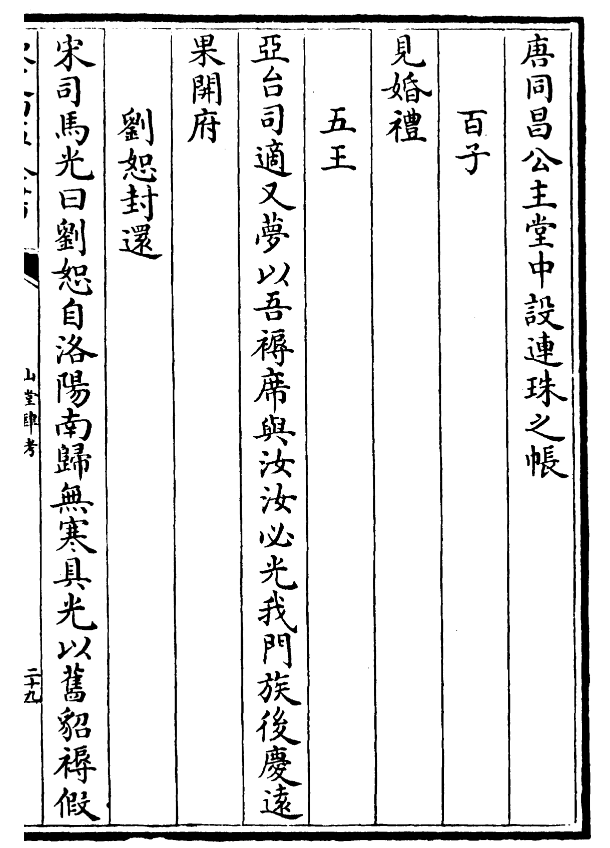
烏布

晉謝尚為江夏相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流蘇

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按考索倦遊録流蘇者乃盤繪線之毬五彩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也又左思吳都賦張組帳設流蘇注云組繡色也流蘇者五色羽飾帷而垂之也

連珠


唐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

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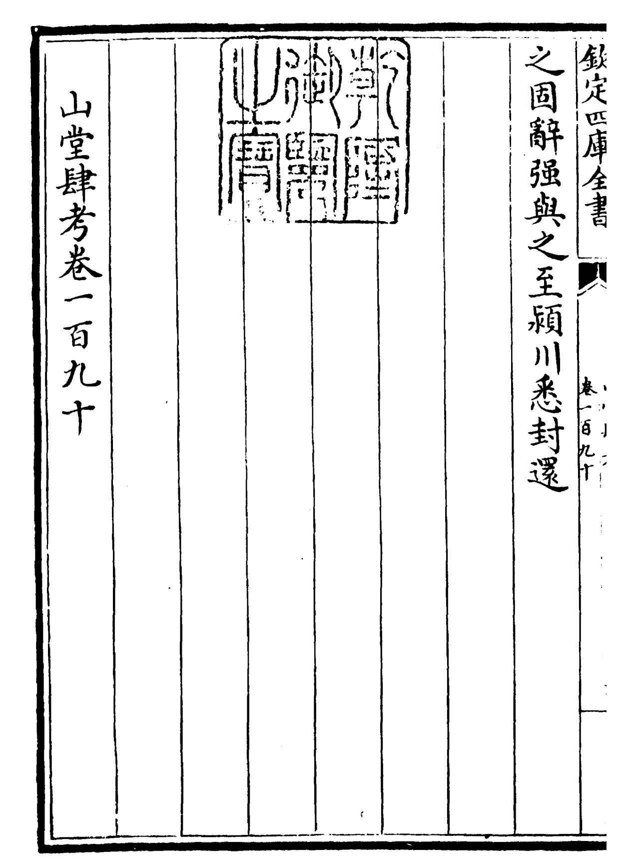
見婚禮

五王

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後慶遠果開府

劉恕封還

宋司馬光曰劉恕自洛陽南歸無寒具光以舊貂褥假



之固辭強與之至潁川悉封還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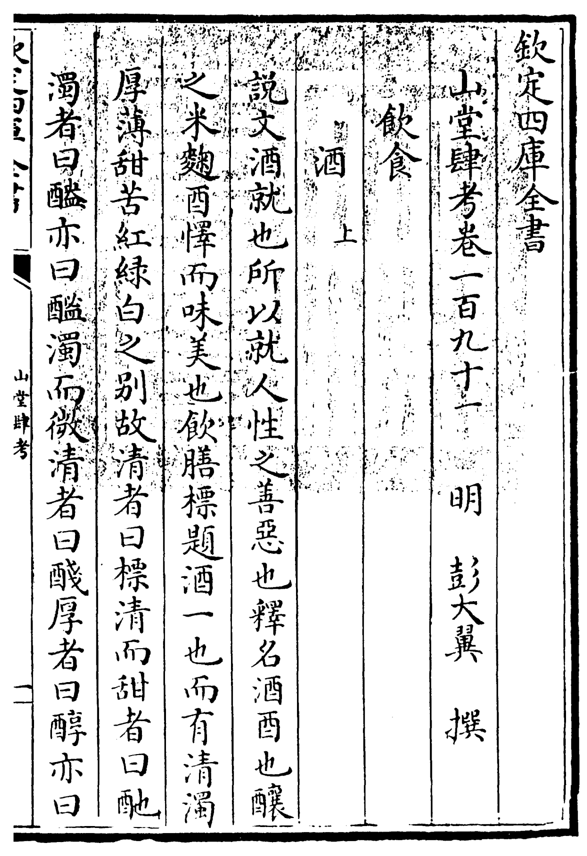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衔萱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一　明　彭大翼　撰

飲食

酒上

說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釋名酒酉也釀之米麴酉繹而味美也飲膳標題酒一也而有清濁厚薄甜苦紅綠白之别故清者曰標清而甜者曰酏濁者曰醠亦曰醓濁而微清者曰醆厚者曰醇亦曰

醹重釀者曰酮三重釀曰酎薄者曰醨甜而一宿熟者曰醴美者曰醑苦者曰醅紅者曰醍綠者曰醽白者曰醝又有酒材焉秫稻是也又有酒母焉麴糵是也酉陽襍俎飲酒面赤者心氣微面青者肝氣微

杜康造

杜康古之善造酒者以酉日死故酉日不會賓客

儀狄作

戰國策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曰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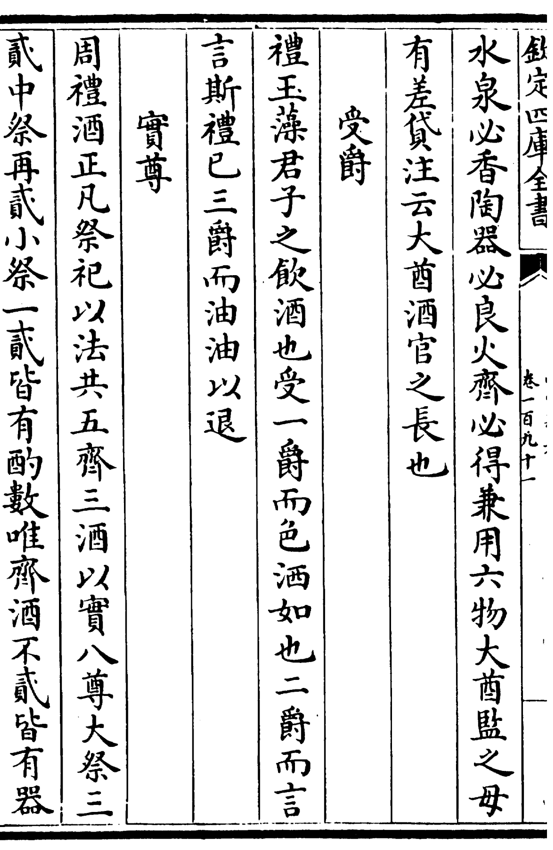
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絶旨酒世本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按儀狄宋人

五齊

周禮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六物

禮月令孟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熾必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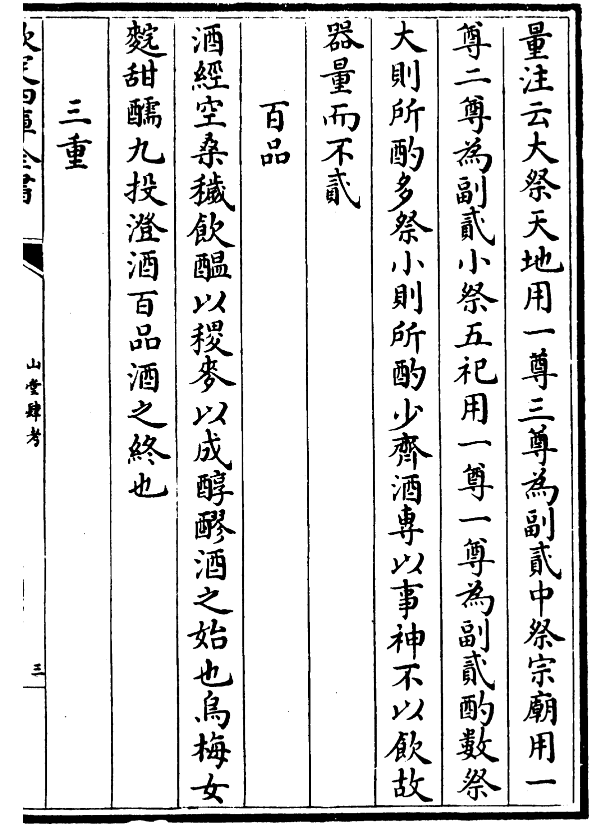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云大酋酒官之長也

受爵

禮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實尊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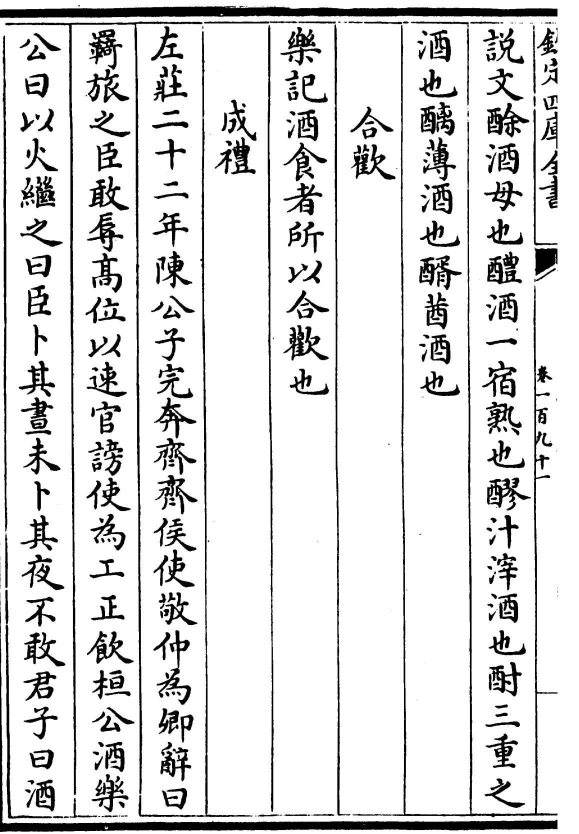


量注云大祭天地用一尊三尊為副貳中祭宗廟用一尊二尊為副貳小祭五祀用一尊一尊為副貳酌數祭大則所酌多祭小則所酌少齊酒專以事神不以飲故器量而不貳

百品

酒經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㲉甜醹九投澄酒百品酒之終也

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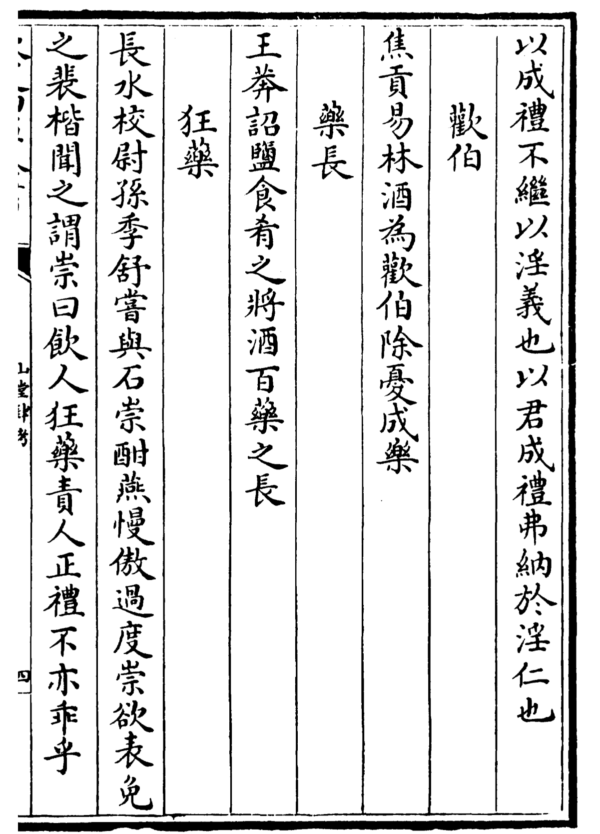
說文酴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醨薄酒也醑莤酒也

合歡

樂記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成禮

左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



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歡伯

焦貢易林酒為歡伯除憂成樂

藥長

王莽詔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

狂藥

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禍泉

清異録置之缾中酒也酌於盃注於腸善惡喜怒交矣禍福得失岐矣倘或性昏志亂膽脹心狂平日不敢為者為之平日不容為者為之言騰烟焰事墮穽機是豈聖人賢人乎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

享祀祈福

漢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非酒不行也

釣詩掃愁

東坡洞庭春色詩應呼釣詩鈎亦號掃愁帚須君灔灔

盃澆我譚天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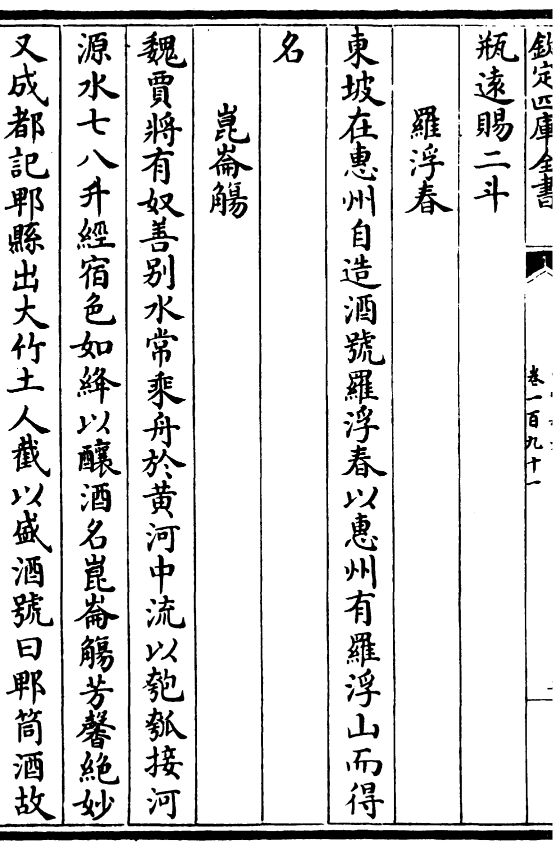
桃核成

雜俎蜀後主有桃核二扇盛水五升良久成酒能醉人

更互貯水以供其宴

李花釀

唐憲宗採李花釀換骨醪晉國公平淮回以黃帕封金



瓶遠賜二斗

羅浮春

東坡在惠州自造酒號羅浮春以惠州有羅浮山而得名

崑崙觴

魏賈將有奴善别水常乘舟於黄河中流以匏瓠接河源水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馨絶妙

又成都記郫縣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號曰郫筒酒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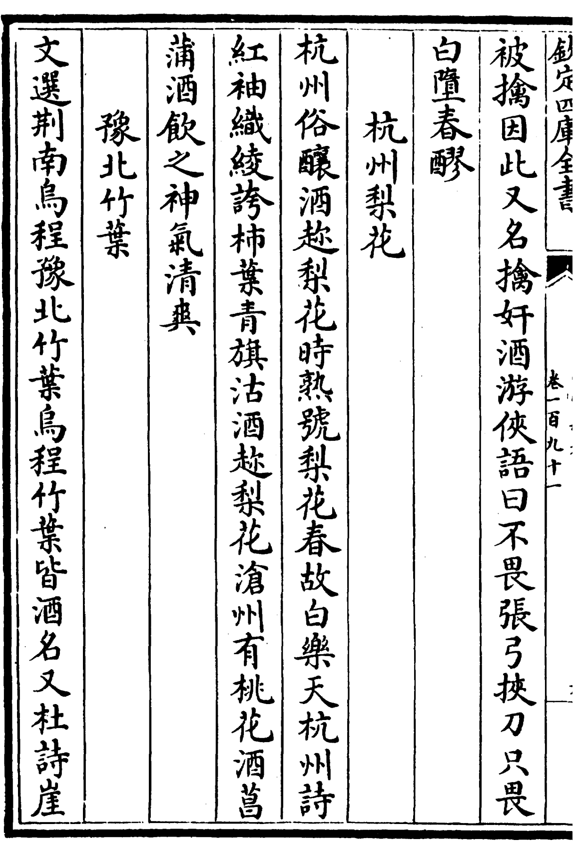
杜詩曰酒憶郫筒不用沽

輦下黃封

東坡詩上樽白日瀉黃封注云輦下以黃封酒為貴盞重内醞也

關中白薄

初學記關中有酒名白薄又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曝於日中經旬酒味不變飲之醉不能醒因名白墮酒青州刺史毛鴻賓齎此酒之藩路逢刼盜飲之即醉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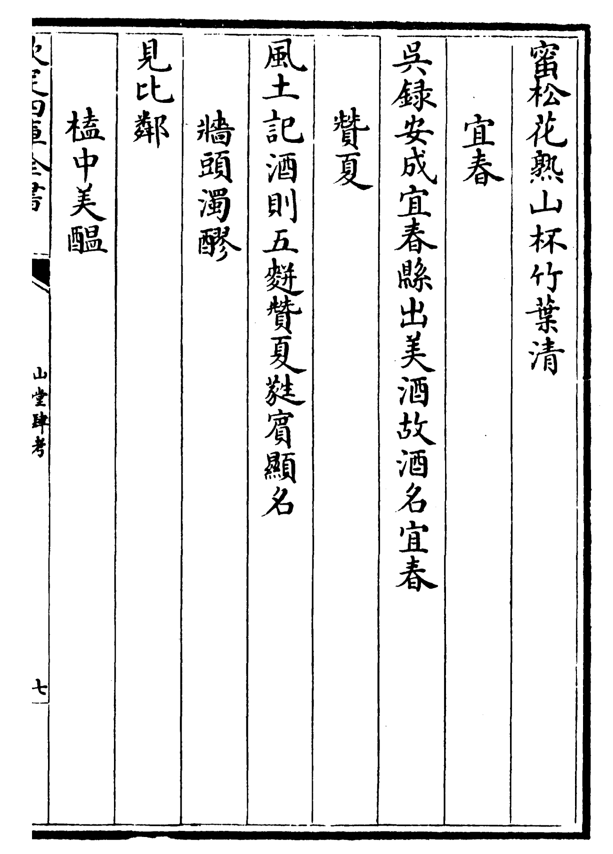
被擒因此又名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挾刀只畏白墮春醪

杭州梨花

杭州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故白樂天杭州詩紅袖織綾誇柿葉青旗沽酒趁梨花滄州有桃花酒菖蒲酒飲之神氣清爽

豫北竹葉

文選荆南烏程豫北竹葉烏程竹葉皆酒名又杜詩崖



甕松花熟山杯竹葉清

宜春

呉録安成宜春縣出美酒故酒名宜春

贊夏

風土記酒則五䴵贊夏䴵賨䴵名

牆頭濁醪

見比鄰

榼中美醞

唐開元記葉法善居玄眞觀甞有朝士詣之觧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大傲睨直入稱鞠秀才年可二十餘言語不凡葉疑其非人潛以飛劒擊之應手墮地化為瓶榼中有美醖咸笑飲之其味甚佳同坐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十年不敗

異人録魏左相能治酒其名有醽醁翠濤常以大甖貯之十年味不敗千日醉不醒

八月乃成

西京雜記漢制以正月旦造酒至八月乃成名九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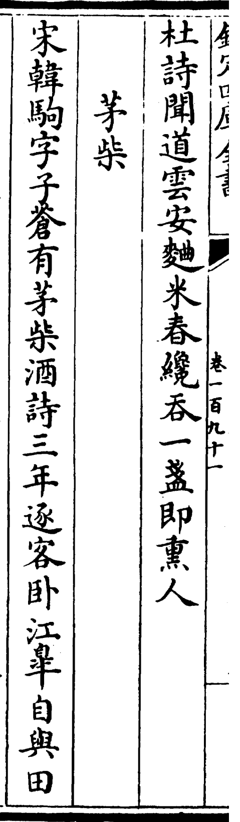
酴醾

唐主謂左右曰李絳之骨骾眞宰相也賜酴醾酒

葡萄

漢大宛國以葡萄為酒數十年不敗又醁醽亦酒名晉穆帝正月朔朝會賜衆客醁醽酒

麯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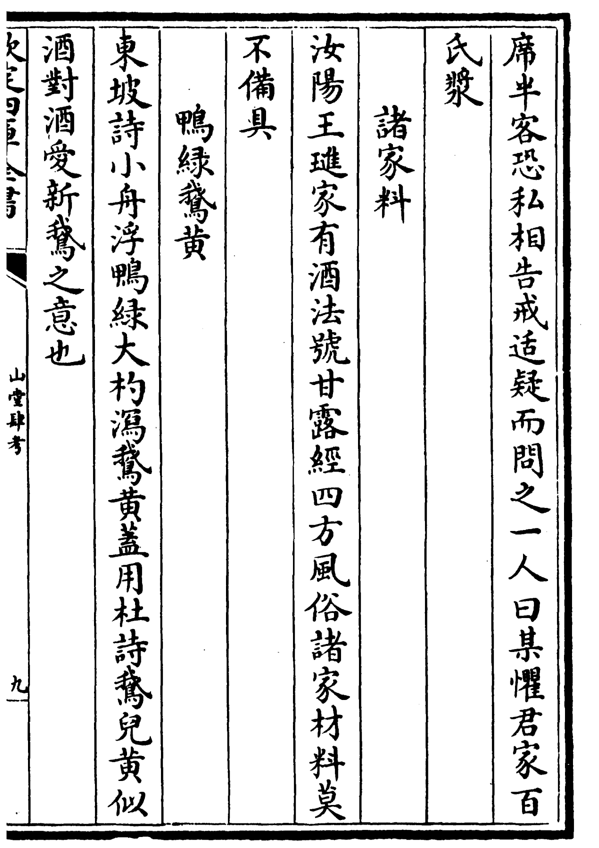
杜詩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吞一盞即醺人

茅柴

宋韓駒字子蒼有茅柴酒詩三年逐客卧江臯自與田工壓小槽飲慣茅柴諳苦硬不知如密有香醪蓋謂苦硬之酒如茅柴火易過也

百氏漿

清異録酒不可雜飲飲之雖善酒者亦醉乃飲家所深忌宛葉書生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遺之酒為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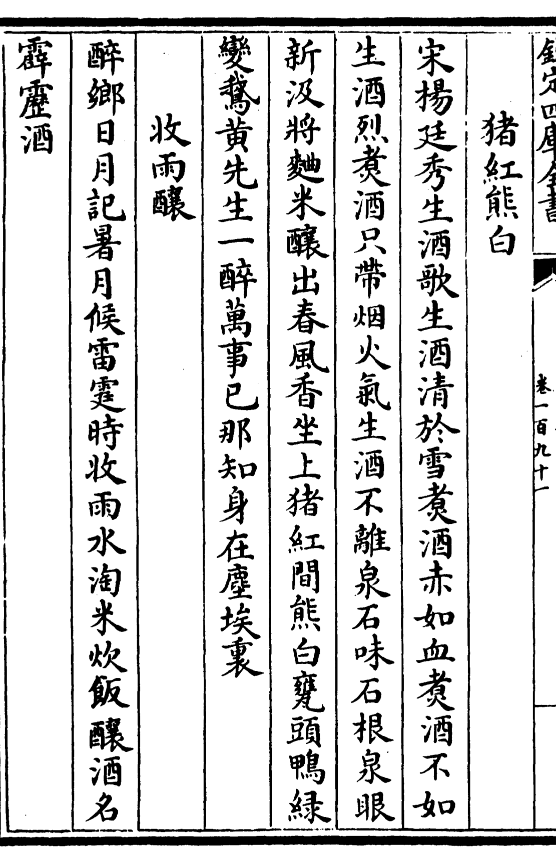
席半客恐私相告戒适疑而問之一人曰某懼君家百氏漿

諸家料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備具

鴨緑鵞黄

東坡詩小舟浮鴨緑大杓瀉鵞黄蓋用杜詩鵞兒黄似酒對酒愛新鵞之意也



猪紅熊白

宋楊廷秀生酒歌生酒清於雪煑酒赤如血煑酒不如生酒烈煑酒只帶烟火氣生酒不離泉石味石根泉眼新汲將麯米釀出春風香坐上猪紅間熊白甕頭鴨綠變鵞黄先生一醉萬事已那知身在塵埃裏

收雨釀

醉鄉日月記暑月候雷霆時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名

霹靂酒

逐風移

感應録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沈溢注云東風震方也酒沈清酌酒也米物下沈水味酸東風入酒故下而沈者沸又李淳風曰今酒初熟甕上澄清常隨日轉旦則清在東午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又春夏開地下蔭酒甕上蟻泛皆逐風移也

斗酒一千文

典論孝靈帝末每斗酒値錢一千文

斗酒三百文

宋真宗嘗宴羣臣於太清樓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知者丁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文上曰安知丁曰臣聞杜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文上大喜曰甫詩可謂一時之史又藝文云新豐美酒斗十千又曰未申十千之敬

蘭生

漢武帝百味旨酒名蘭生又隋煬帝酒名玉薤

桑落

國史補河中桑落坊每至桑落時取其井水釀酒故號桑落酒庾信從蒲州刺史乞酒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顧持河朔飲分獻東陵侯一説京師呼桑落為索郎乃桑落之反語聲也

清濁

魏志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方禁酒而邈私飲至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

鮮于輔曰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由是得免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曰名不虛立

和勁

宋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云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

子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為也

醴泉侯

唐子西陸諝傳陸諝麴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諝方青州為從事壺商等上疏薦之上從其言遣壺子持節召諝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諝光禄勲頃之封醴泉侯食千户

建康令

宋書顧憲之為建康令清儉强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從事督郵

世說桓温有主簿善别酒輒令先甞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飲好酒直至臍下平原飲惡酒停於胸鬲之上

君子小人

醉鄉日月記凡酒以色清味重為聖色如金而醇苦者

為賢色黒而味酸醨者為愚以家醪糯釀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釀醉人者為中人以巷醪黍釀醉人者為小人

梁甘劉辛

清異録雍都酒海也其味有不同梁奉常和泉病於甘劉拾遺玉露春病於辛皇甫别駕慶雲春病於醨光禄大夫致仕韋炳取三家酒攪合澄窨飲之遂為雍都第一名甕宮集大成

趙厚魯薄

淮南子楚宣王約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之一日魯與趙俱獻酒於楚王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獻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宜城九醖

宜城九醖酒號竹葉酒宋楊廷秀有詩

洞庭三絶

安定郡王以黄柑釀酒名曰洞庭春色其酒色香味三絶東坡有詩與賦按唐人名酒以春如富水春若下春土窟春石凍春松醪春竹葉春梨花春羅浮春甕頭春麴米春抛青春等是也

濡首

易未濟有孚于飲酒濡其首亦不知節也

酣身

周書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按酒誥者武王

以妹土之地封康叔故作酒誥蓋以商受荒腆於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酣身言受沈酣其身也

限以七升

吳主孫皓每饗宴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能悉入口必澆灌取盡韋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強逼輒以為罪

勸以兩盌

北齊書武成親愛河南王喻嘗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酒二盃勸汝對酌兩盌

强子高

孔叢子曰昔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飲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勸勵之辭非實然也

逼桓温

晉書謝奕為桓温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逼温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亦不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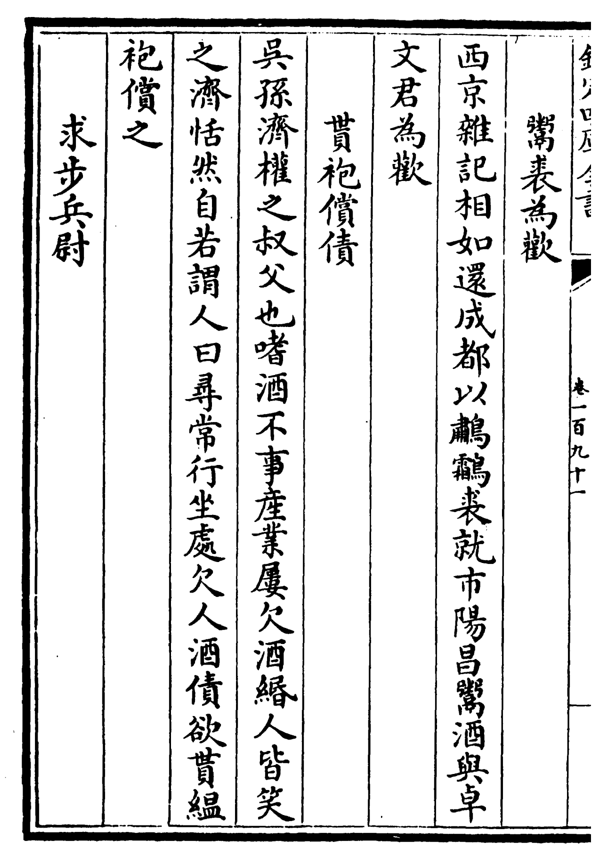
日給一斗

後周書周文帝時處士韋夐養高不仕辟之不能屈明帝即位乃為詩貽之夐得詩願時朝謁帝大悦勅有司

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遥公

日給三升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善飲至五斗不亂嘗作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武德中詔徵以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醖三升君弟名静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績曰吾待詔禄俸殊為蕭瑟但良醖三升差可戀耳侍中陳叔達君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醖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



鷫裘為歡

西京雜記相如還成都以鷫鸘裘就市陽昌鬻酒與卓文君為歡

貰袍償債

吳孫濟權之叔父也嗜酒不事產業屢欠酒緡人皆笑之濟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貰緼袍償之

求步兵尉

世說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又北齊李元忠自中書令求為太常卿以太常有美樂多美酒也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嗜酒其子請節酒元忠曰作僕射不如飲酒樂汝愛僕射自宜不飲

求樂府丞

唐貞觀中王績以家貧赴選時大樂府有吏焦革善釀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大樂府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

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卒革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嘆曰天乃不令吾飲美酒耶遂掛冠歸田葛巾騎牛躬耕東皐自號東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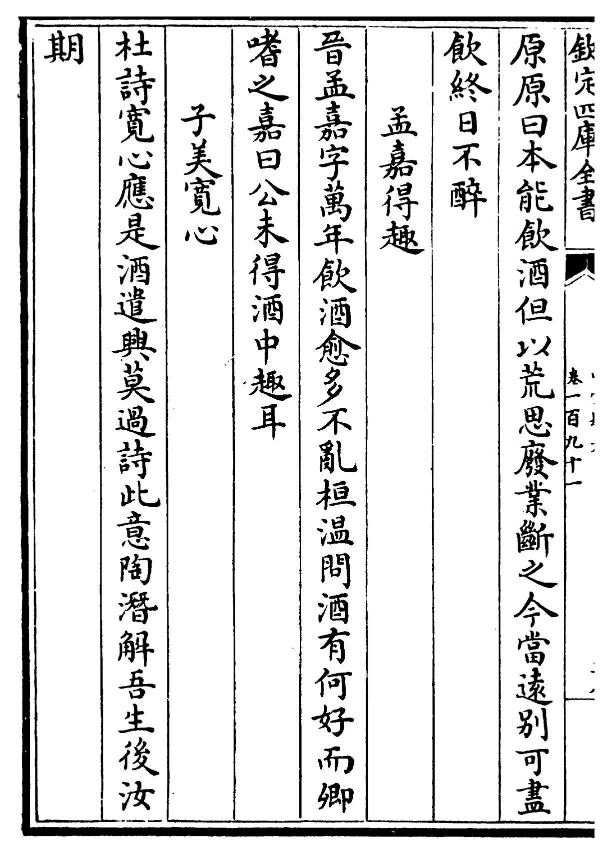
連月不醒

晉王忱字元達坦之子也性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每曰三日不飲便覺精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人慟哭忱與客十餘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

酾而出又周顗有雅望為僕射後頗有酒失畧無醒日人號為三日僕射又南史孔覬為安陸王長史每醉彌日不醒而明曉政事醉時判决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終日不醉

魏志邴原舊能飲酒自辭家求學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友盧士幹臨别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



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斷之今當遠别可盡飲終日不醉

孟嘉得趣

晉孟嘉字萬年飲酒愈多不亂桓温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子美寛心

杜詩寛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歌呼相應

史記曹參代蕭何為丞相日夜飲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酒醉之終莫得開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夜歌呼從吏惡之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幸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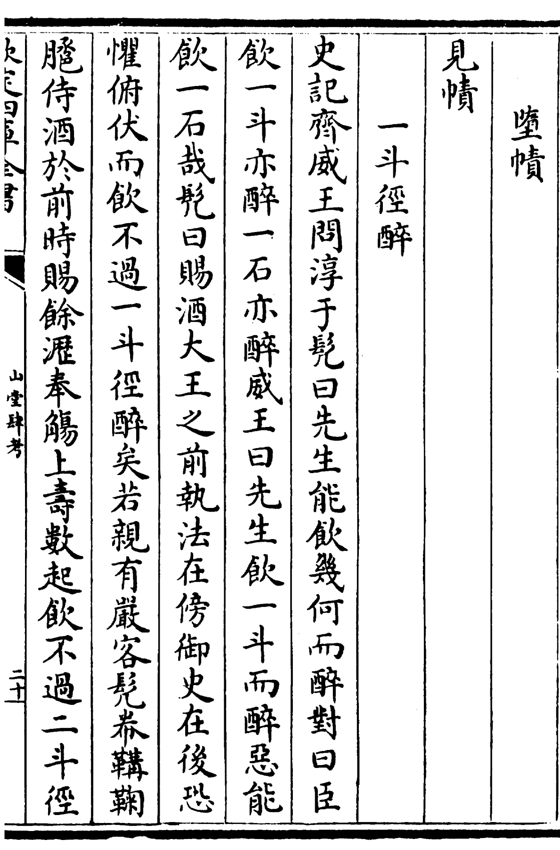
談笑大噱

綱目漢成帝與張放等宴飲禁中談笑大噱班伯為侍

中上言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或號或呼大雅所以流連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出於酒上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遺冠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墮幘

見幘

一斗徑醉

史記齊威王問淳于髠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髠帣韝鞠𦜕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

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髠竊樂此可飲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舄履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髠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髠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注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

數石不亂

漢書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治獄益精明

試山濤

晉書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祝審琦

宋王審琦不能飲太祖宴後苑祝曰酒者天之美禄何惜不令飲之祝已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乃

連飲十數爵自此朝宴必滿引歸私第即不能飲

孫朝麴封

列子曰子產之兄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

陳暄糟丘

南史陳暄文才俊逸而沈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於暄友冀以諷諫暄聞與秀書曰吾有此好已五十餘年汝以飲酒為非吾不以飲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

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又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吾平生所願身歿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又曰何水部眼不識盃鐺吾手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不與吾同日而醉乎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幾卿裸飲

梁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於省閤裸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曼卿囚飲

類苑宋石延年字曼卿與布衣劉潛為友常倅海陵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家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飲披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飲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

鄭玄一斛

漢書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大會賓客遣使要鄭玄玄最後至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

陸納三升

晉書陸納將為吳興郡往辭桓温因問温曰公至醉可飲幾何食肉多少温曰年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三升肉亦不足言後伺

温閎日白有徽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從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肉一柈座客驚愕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三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温及賔客並嘆其眞率

不飲公榮

世説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栝而言語譚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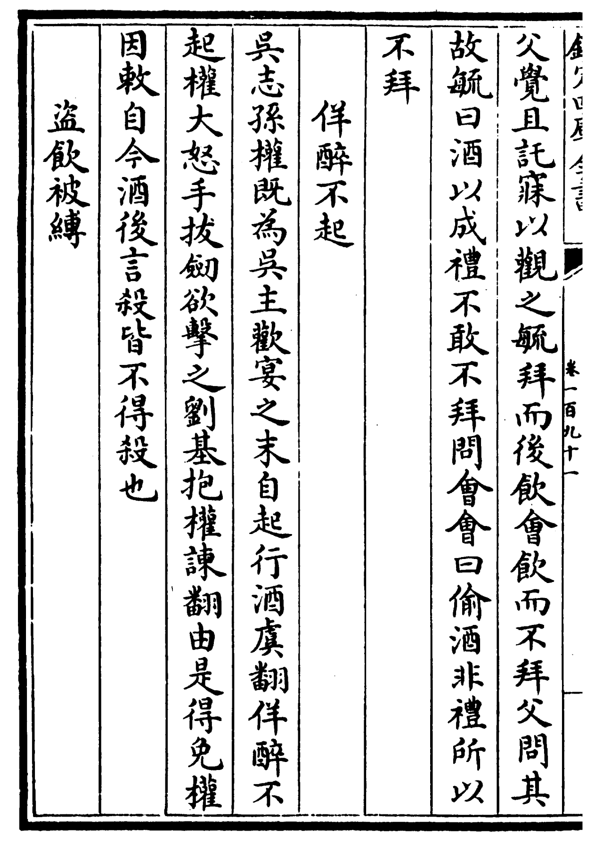
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唯公榮可不與飲按公榮兖州刺史劉昶字

唯勸崔暹

後魏書静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來百司貪暴中有立心公直彈劾無避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

偷飲不拜

世說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酒飲之時



父覺且託寐以覼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酒非禮所以不拜

佯醉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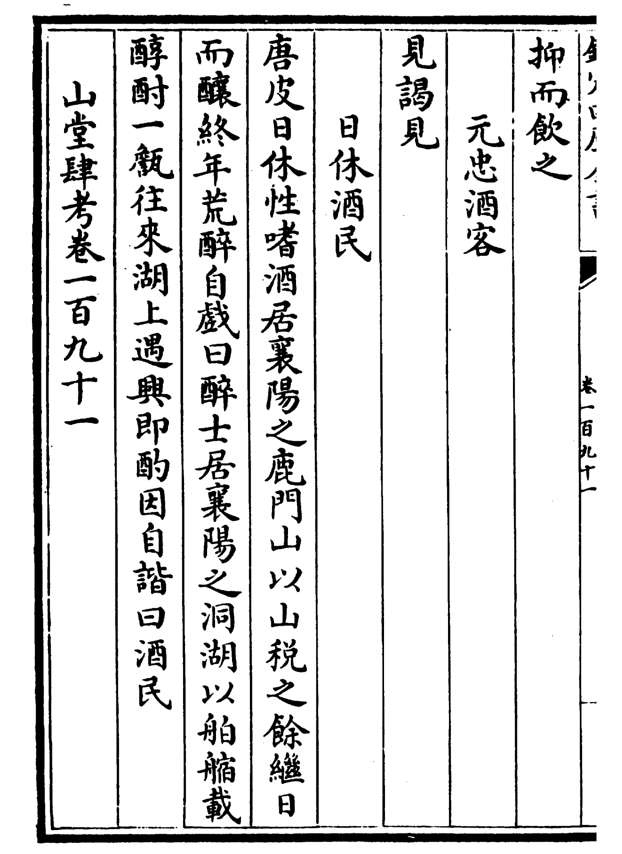
吳志孫權既為吳主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佯醉不起權大怒手拔劒欲擊之劉基抱權諫翻由是得免權因敕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盜飲被縛

晉畢卓字世茂為吏部郎常以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遂引卓入宴於甕側至醉而去卓嘗謂人曰給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脆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斷飲被毆

晉吳衍好飲酒後因醉詬權貴遂戒飲阮宣命之飲衍曰近斷飲宣以拳毆其背曰老癖癡漢忍斷盃中物耶



抑而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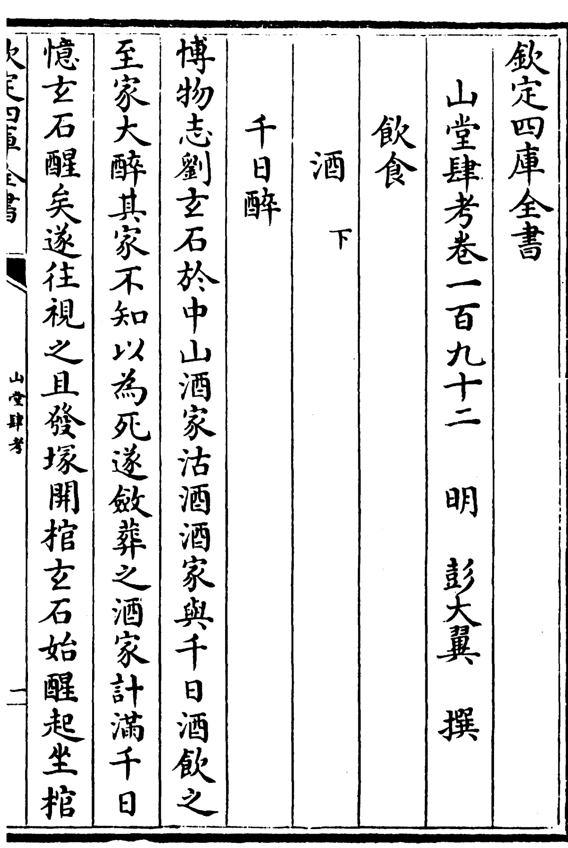
元忠酒容

見謁見

日休酒民

唐皮日休性嗜酒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舶艒載醇酎一甔往來湖上遇興即酌因自諧曰酒民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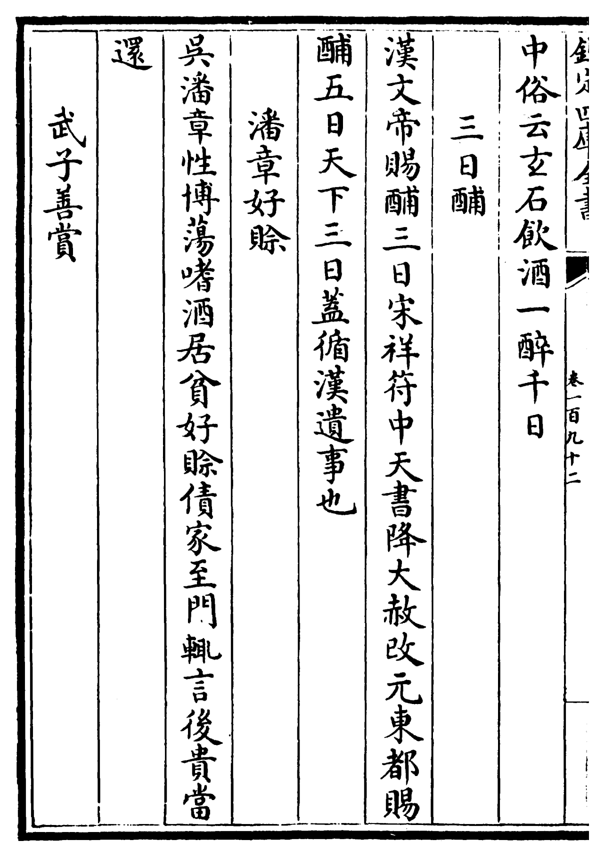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飲食

酒　下

千日醉

博物志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為死遂斂葬之酒家計滿千日憶玄石醒矣遂往視之且發塚開棺玄石始醒起坐棺



中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三日酺

漢文帝賜酺三日宋祥符中天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五日天下三日葢循漢遺事也

潘章好賒

吳潘章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債家至門輒言後貴當還

武子善賞

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知名當世善於賞會每有盛讌集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呼為渴羌

拾遺記晉有羌人桃馥字世芳充廏圉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渴於酒羣輩呼為渴羌武帝授以朝歌守馥願且為馬圉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固辭遷酒泉太守

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拜受之

稱為釀王

國史補酒有京城之郎官清又醉僊圖唐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取輪括頸

北齊書黄門郎司馬消難嘗過高季式與人酣飲因留宿重門並閉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以一輪括頸消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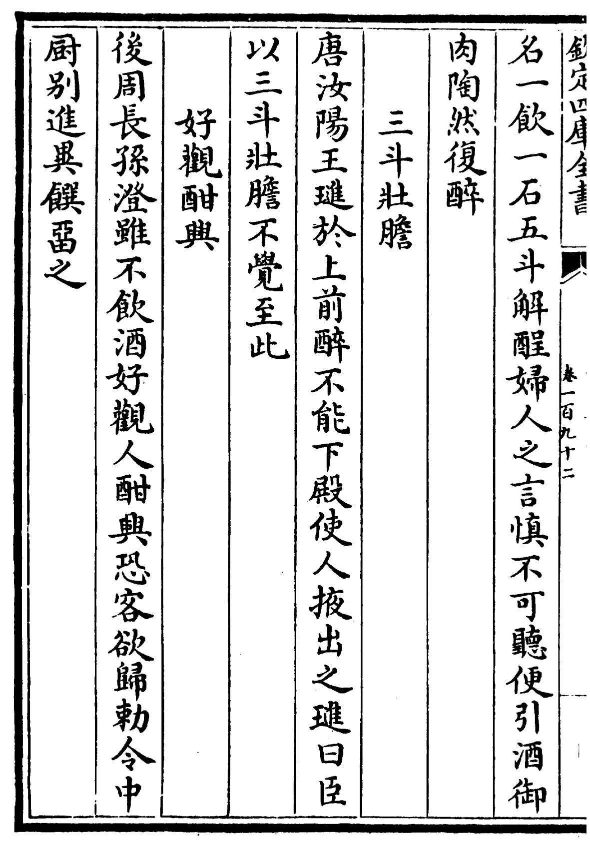
不得已笑而從之

賜牌繫肩

唐安禄山被眷既深人多疾之帝恐其遇毒賜以金牌繫臂每王公歡飲則示金牌准令斷酒

五斗解酲

世説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持器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誓之耳汝便可具酒肉婦從之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



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御
肉陶然復醉

三斗壯膽

唐汝陽王璡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使人掖出之璡曰臣
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好觀酣興

後周長孫澄雖不飲酒好觀人酣興恐客欲歸勅令中
厨别進異饌畱之

自倡敗首

陳壽益部耆舊傳楊子拒妻劉懿公女也有四男二女長子元琮常出飲還舍其母十日不許見元琮因諸弟謝過母數責之曰夫飲酒不至沈湎禮也汝乃荒耽於酒慢而無禮自倡敗首何以帥先諸弟也

蘇徽酒疾

宋書衡陽王義季素嗜酒畧無醒日文帝詰責之曰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

處得之

元載酒魔

唐元載性不飲酒人强之辭以鼻聞酒氣已醉人以謂可治即取乜挑載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是日載飲至二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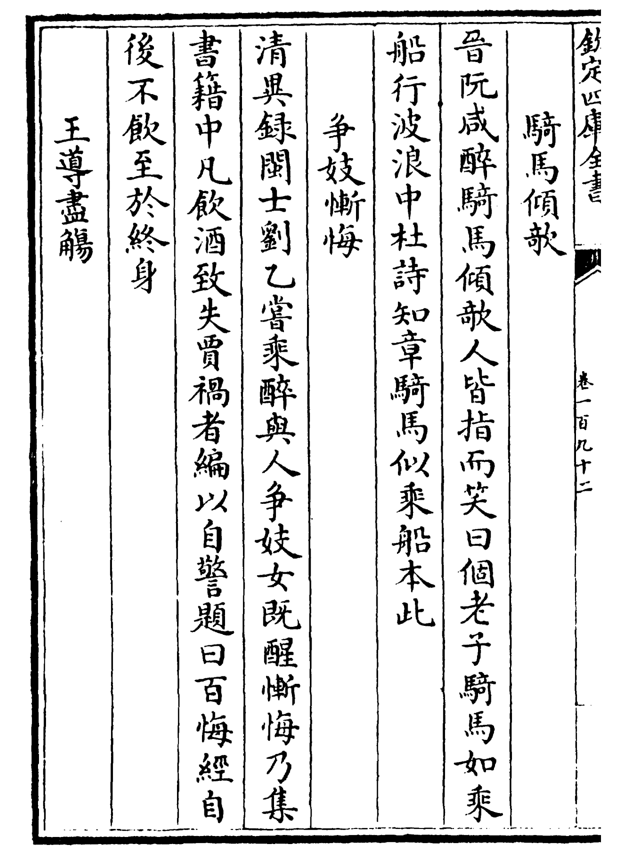
不赴韓期

唐山南採訪使韓㑹字朝宗昌黎人甞約孟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浩然㑹故人至即與劇飲歡甚或曰君

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曰業已飲酒遑恤其他卒不赴

數辭李召

宋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赴其宴者韓魏公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以事辭人有强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故李亦不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騎馬傾欹

晉阮咸醉騎馬傾欹人皆指而笑曰個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杜詩知章騎馬似乘船本此

爭妓慚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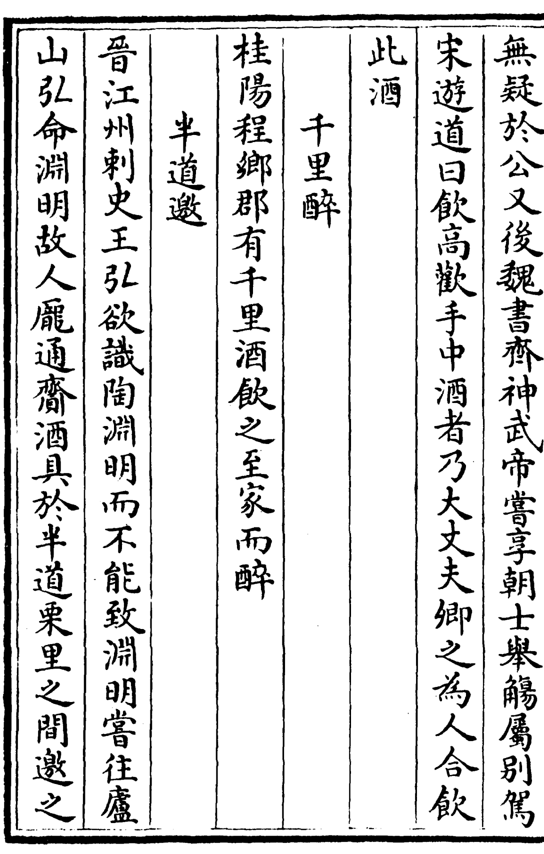
清異録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中凡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於終身

王導盡觴

晉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景讓卒爵

唐李景讓事母孝好獎士類為左丞時蔣仲嘗酗酒曰忠於國孝於家者飲此酒客肅然景讓遂起卒爵仲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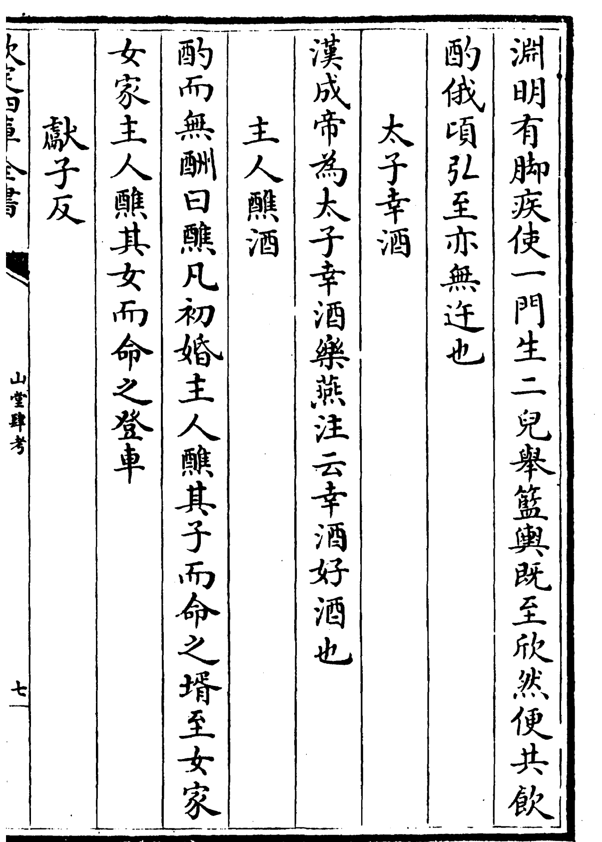
無疑於公又後魏書齊神武帝嘗享朝士舉觴屬別駕宋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乃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

千里醉

桂陽程鄉郡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半道邀

晉江州刺史王弘欲識陶淵明而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龎通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


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

太子幸酒

漢成帝為太子幸酒樂燕注云幸酒好酒也

主人醮酒

酌而無酬曰醮凡初婚主人醮其子而命之壻至女家女家主人醮其女而命之登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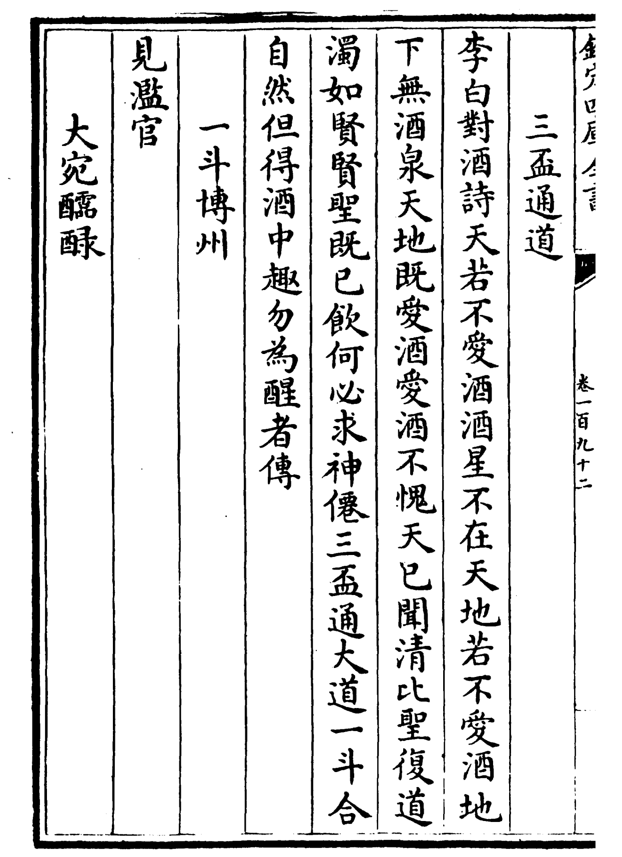
獻子反

左成十六年晉及楚鄭戰于鄢陵晉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共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注云穀陽子反内豎也

浮晏嬰

說苑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輪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

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三盃通道

李白對酒詩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下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僊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一斗博州

見濫官

大宛醽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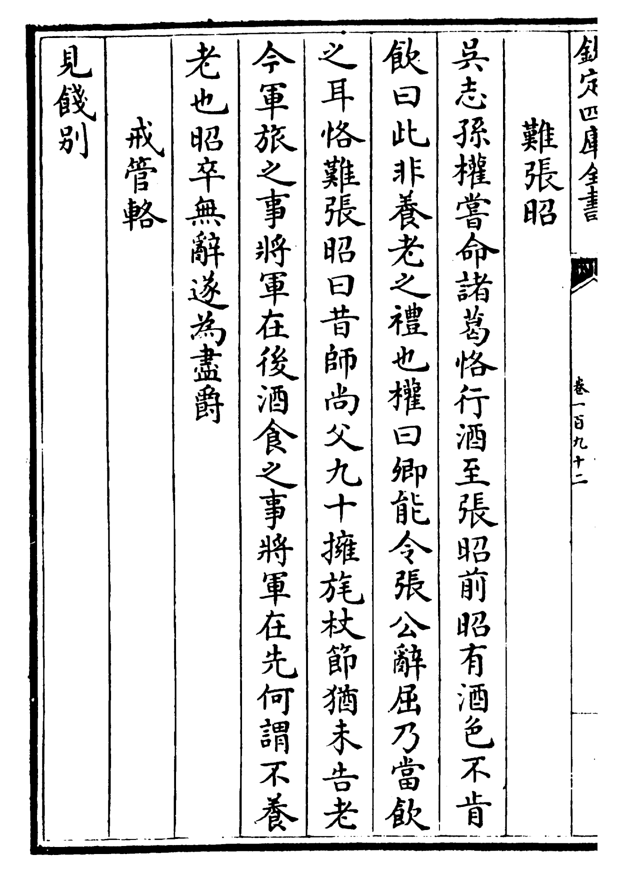
龍城録魏左相治酒名醽醁翠濤常以金甖盛之十年不變其味人世所未有也此猶得大宛國之法

高昌蒲桃

唐書蒲桃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盎頒賜羣臣京師識其味

遺羊祜

見將帥



難張昭

吴志孫權甞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張昭曰昔師尚父九十擁旄杖節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

戒管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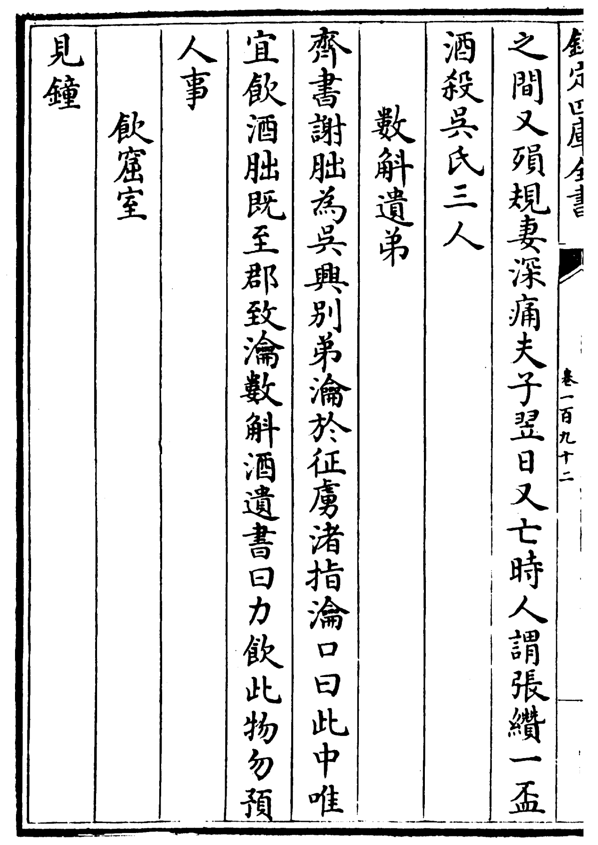
見餞别

戒孔羣

世說鴻臚孔羣嗜酒王導戒之曰卿甞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乎不久糜爛羣曰公不見糟中肉乎乃更堪久

一盃殺人

梁書邵陵王綸鎮郢州引吳興吳規為賓客張纘為湘州路經郢州綸餞之纘見規在座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是夜便卒規恨纘悲兒憤哭兼至信次



之間又須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吴氏三人

數斛遺弟

齊書謝朏為吴興别弟瀹於征虜渚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朏既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力飲此物勿預人事

飲窟室

見鍾

飲釣臺

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亦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

貢酒知味

梁四公記高昌國遣使獻蒲桃乾凍酒帝命杰公迓之

朮公謂其使者曰蒲桃七是洿林三是無半涷酒非八風谷所涷者又有高寧酒和之使者曰其年風災蒲桃不熟故駁雜涷酒奉王急命故非時耳帝問朮公何以知之對曰蒲桃是洿林者皮薄味美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涷成者終年不壞今嗅其氣酸高寧酒滑而色淺故云然

求酒與溲

宋臧質在盱眙魏太武自廣陵還就質求酒質封溲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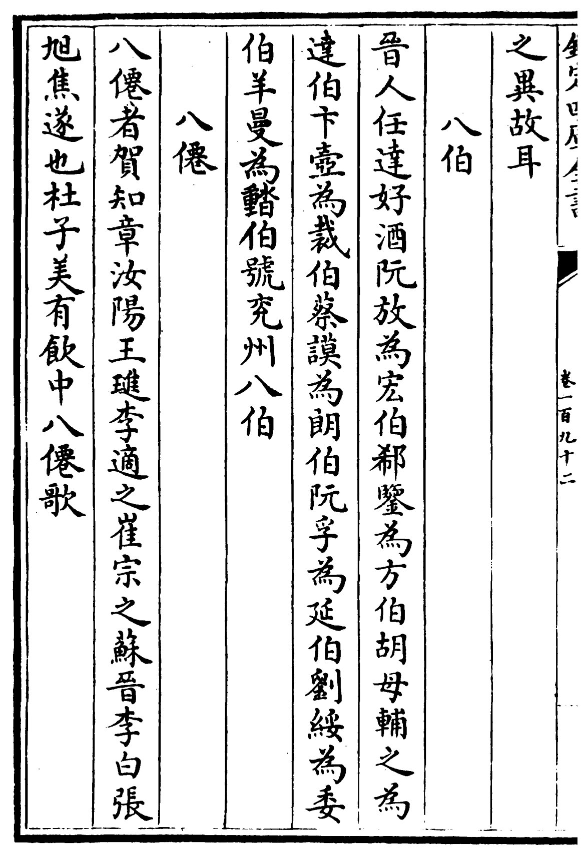
與之太武怒甚攻圍三旬不下而去

行酒進醯

唐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强飲之

餉酒知水

晉孔嚴祖父奭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入門奭遥呵曰人餉吾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果是水或問何以知之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



之異故耳

八伯

晉人任達好酒阮放為宏伯郗鑒為方伯胡毋輔之為達伯卞壼為裁伯蔡謨為朗伯阮孚為延伯劉綏為委伯羊曼為黯伯號兖州八伯

八僊

八僊者賀知章汝陽王璡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也杜子美有飲中八僊歌

醉侯

小說李白為醉聖杜詩死贈劉伶作醉侯又唐詩若使劉伶為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

惡客

東坡詩注唐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後人以痛飲者為惡客

金貂換

晉阮孚字遙集為安東府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

心後拜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彈帝宥之

金龜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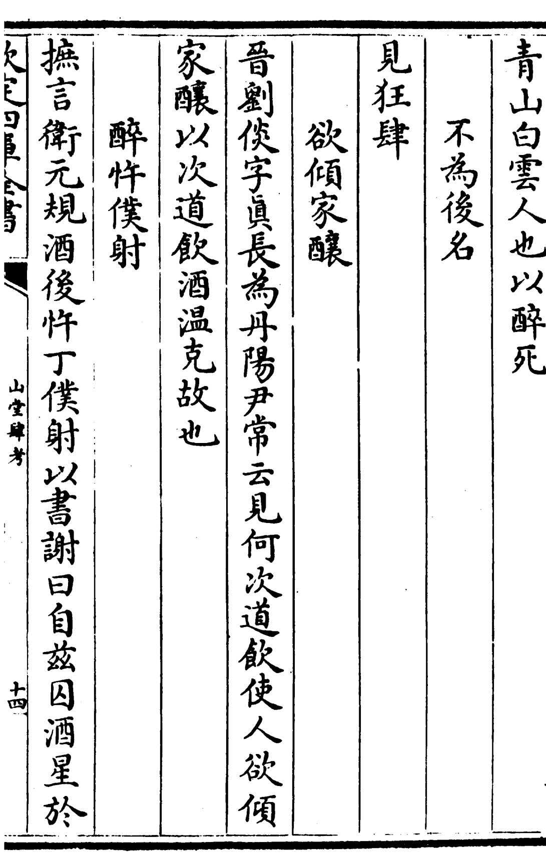
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為謫僊人以金龜換酒與之共飲

叔褒自杖

庾袞字叔褒父在時常戒其飲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生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

傅奕自誌

唐傅奕相州人善數學自言其學不可傳及卒自誌曰


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

不為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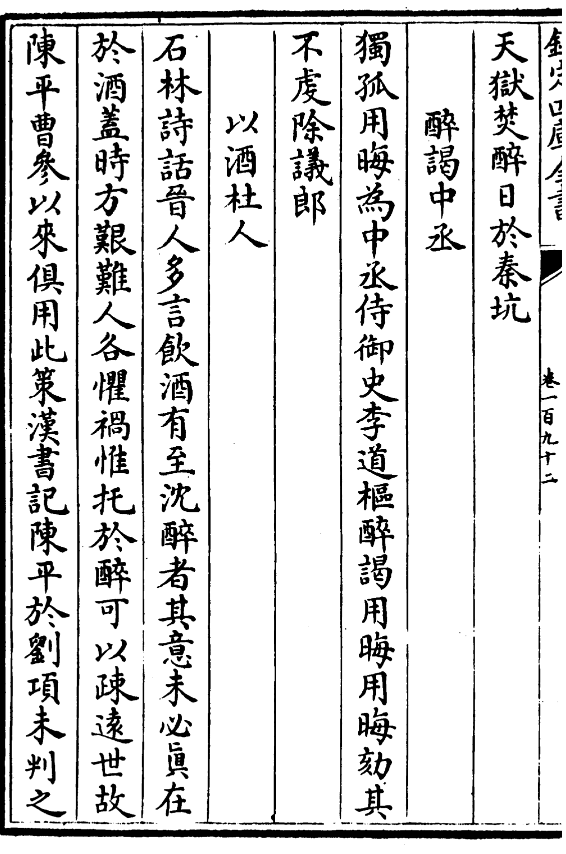
見狂肆

欲傾家釀

晉劉倓字眞長為丹陽尹常云見何次道飲使人欲傾家釀以次道飲酒温克故也

醉忤僕射

撫言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玆因酒星於



天獄焚醉日於秦坑

醉謁中丞

獨孤用晦為中丞侍御史李道樞醉謁用晦用晦劾其不虔除議郎

以酒杜人

石林詩話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其意未必真在於酒葢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於醉可以疎遠世故陳平曹參以來俱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項未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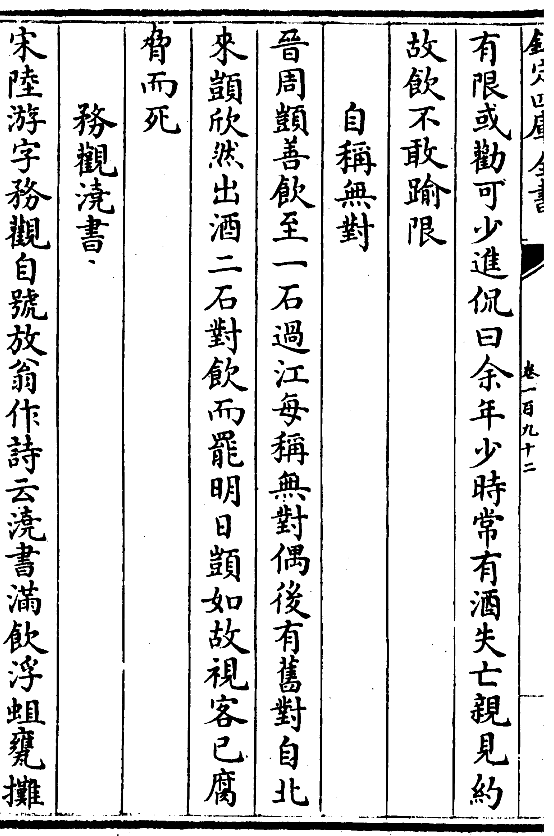
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眞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煩苛付之清凈以酒杜人是亦一術

乘酒挑妾

晉紀瞻為尚書置酒請王導觀妓瞻愛妾能歌新聲左僕射護軍周顗乘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顗荒酒失儀至元帝時詔宥焉

不敢踰限

晉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侃在武昌與諸吏從容飲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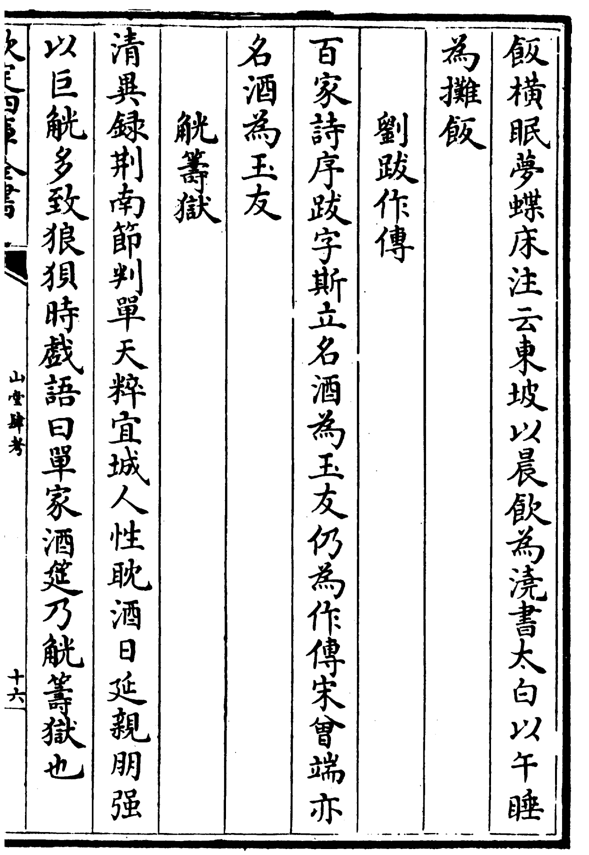
有限或勸可少進侃曰余年少時常有酒失亡親見約故飲不敢踰限

自稱無對

晉周顗善飲至一石過江每稱無對偶後有舊對自北來顗欣然出酒二石對飲而罷明日顗如故視客已腐脅而死

務觀澆書

宋陸游字務觀自號放翁作詩云澆書滿飲浮蛆甕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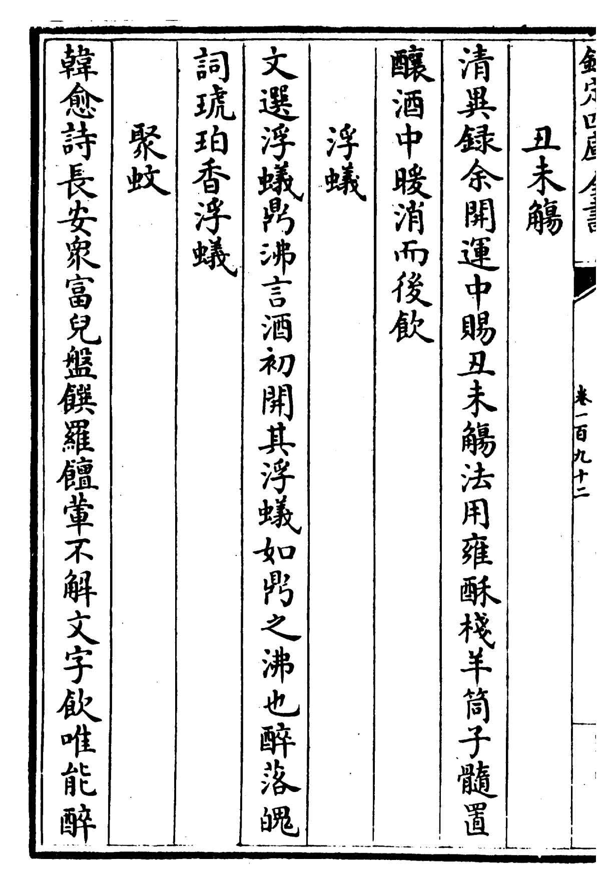
飯横眠夢蝶床注云東坡以晨飲為澆書太白以午睡為攤飯

劉跂作傳

百家詩序跂字斯立名酒為玉友仍為作傳宋曾端亦名酒為玉友

觥籌獄

清異録荆南節判單天粹宜城人性耽酒日延親朋强以巨觥多致狼狽時戲語曰單家酒筵乃觥籌獄也



丑未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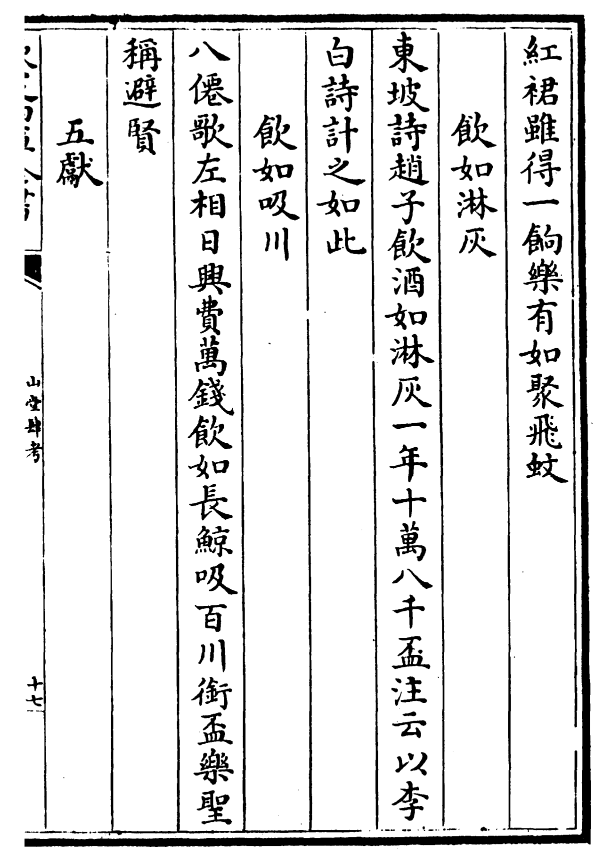
清異録余開運中賜丑未觴法用雍酥棧羊筒子髓置釀酒中暖消而後飲

浮蟻

文選浮蟻鼎沸言酒初開其浮蟻如鼎之沸也醉落魄詞琥珀香浮蟻

聚蚊

韓愈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唯能醉


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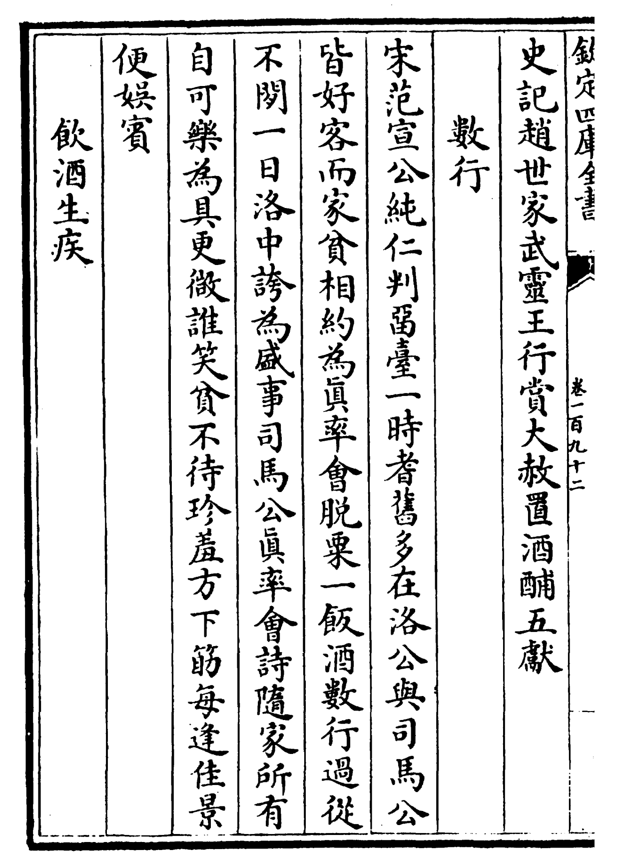
飲如淋灰

東坡詩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盃注云以李白詩計之如此

飲如吸川

八僊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

五獻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獻

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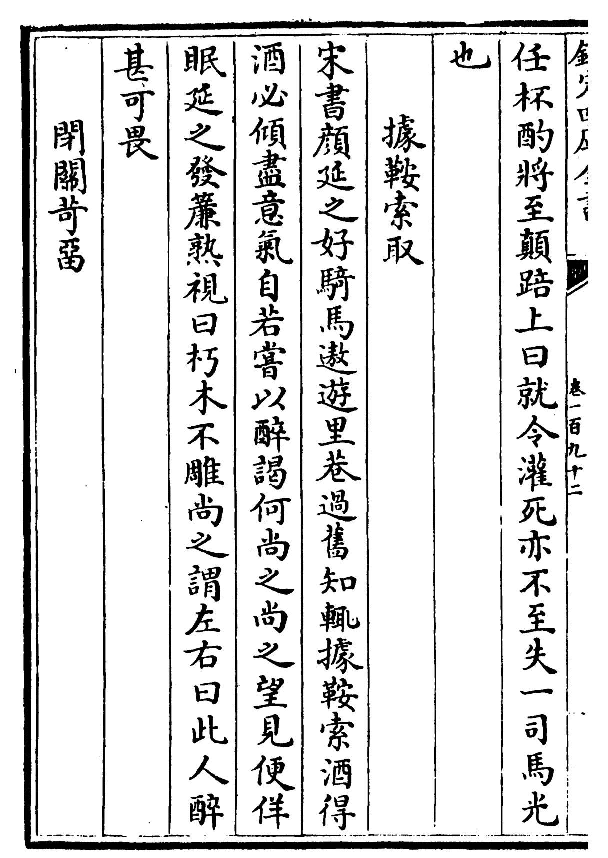
宋范宣公純仁判留臺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眞率會脱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閲一日洛中誇為盛事司馬公眞率會詩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每逢佳景便娛賓

飲酒生疾

宋楊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時遲文忠矍然起謝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勸酒至顛

宋徽宗時蔡攸賜飲禁中上頻以巨觥勸之攸懇辭不



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

據鞍索取

宋書顔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過舊知輒據鞍索酒得酒必傾盡意氣自若嘗以醉謁何尚之尚之望見便佯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不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

閉關苛留

見燕享

無暑無寒

清異録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不可得而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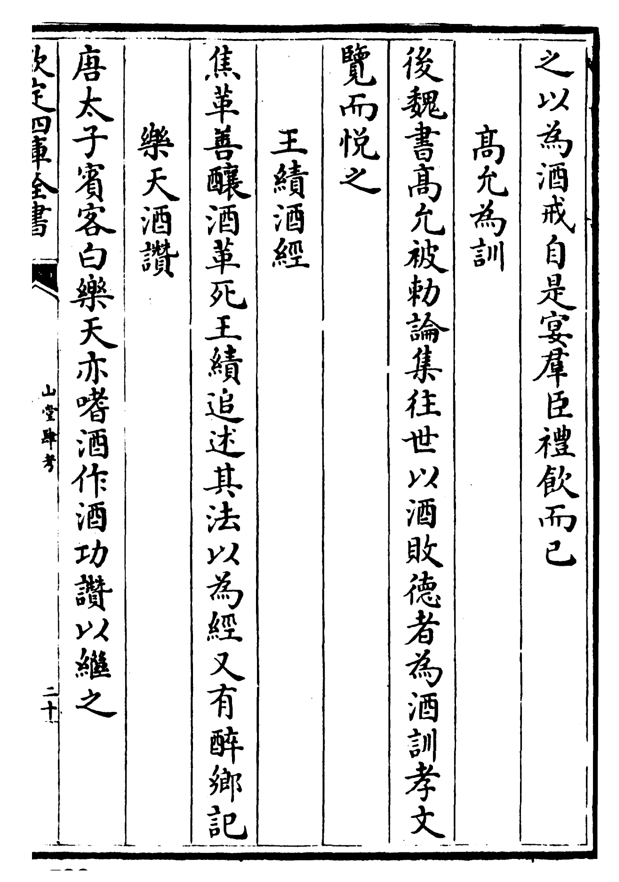
宜晝宜夜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

夜思其清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趙整作歌

晉孝武帝大元三年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為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星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書



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高允為訓

後魏書高允被勑論集往世以酒敗德者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

王績酒經

焦革善釀酒革死王績追述其法以為經又有醉鄉記

樂天酒讚

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

止酒詩

陶潛止酒詩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信止利己姑覺止為善今朝眞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清顔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斷酒戒

庾闡斷酒戒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涯好惡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

之害性任欲之害眞於是推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瓚

飲酒百盞

東坡飲酒説歐公盛年能飲百盞然常爲張安道所困梅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即高乂手而語彌温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也

送酒六壺

東坡云張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吏跌而忘之

戲作小詩問之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蠏漫遶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立監　已下酒令

詩小雅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擇材

萬花谷凡飲以一人為明府主斟酌之宜酒冷為曠官

酒熱為苛政又曰凡飲以一人為録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行軍法

漢呂太后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行軍法無以罪也

快人心

事始古者酒令名卷白波起於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心也

浮君

説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按文選曰飛觴舉白蓋酒杯也故宋楊大年詩愁裡舉杯浮大白東坡詩當須舉白便浮君浮罰也

罰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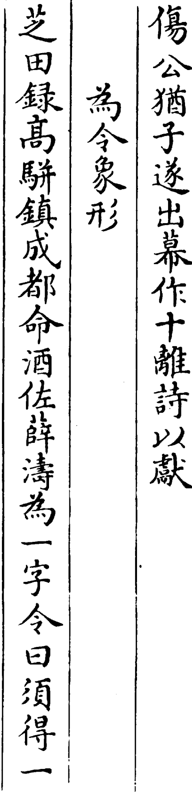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齊桓與管仲飲置酒令曰後者飲一經程仲後當飲一經程而棄其半公曰何也對曰臣聞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公曰善

辨令賜鍾

後魏孝文會羣臣酒酣帝舉卮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彭城王勰曰此是習字

争令擲器

唐元相公在浙東賓幕有薛書記酒後争令以酒器擲



傷公猶子遂出幕作十離詩以獻

爲令象形

芝田録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爲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没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尚使没梁斗佐酒有三條椽内惟一條曲又何足怪

爲令屬對

蔡寛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樂天所謂閑徵

雅令窮經史今猶有其遺習也甞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云李耳以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又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云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崐岡乃有以土圭測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

招手

類說皇甫嵩為招手令云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鉤戟差玉

柱之旁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潤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潤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龝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

搏拳

東皐雜録孔常甫言唐人詩有云城頭椎鼓傳花板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鬮為戲其來也久

卦名為令

昔東坡與客飲酒以易卦為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

大有同人一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盖指王荆公也

人名為令

讕言子在臨安府學郡人作學社每五日一會酌酒强予為令以詩句行之久之思竭乃以古人一名一字者行之予言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平字原曾皙名點樊遲名須漢高字季項籍字羽枚乘字叔數人又行二

名一字者予言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又行婦人名如男子者子言蔡琰薛濤崔徽又行美人連名者子言鶯鶯好好簡簡紅紅賽賽楚楚翠翠卿卿等子又行一令一字四呼如差差差差數數數數行行行行射射射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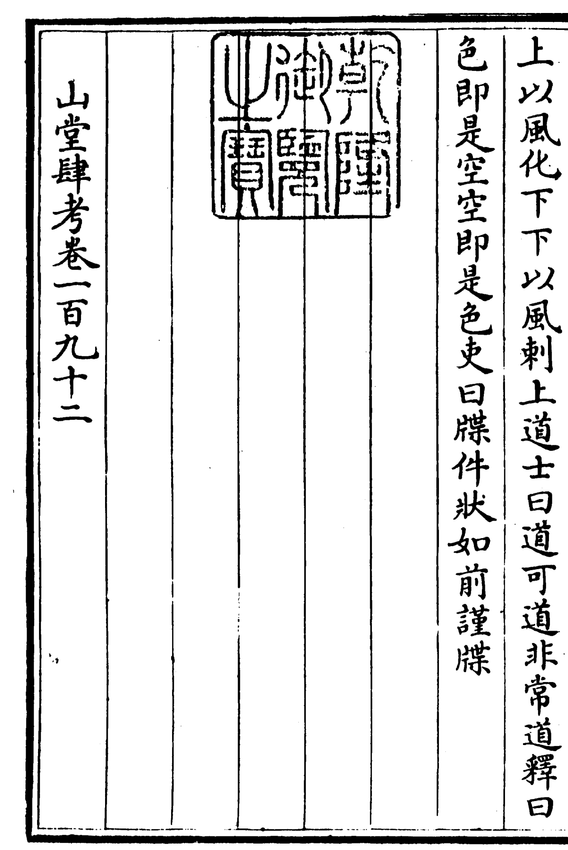
諸臣與宴酒令

唐貞觀二十二年左武衛將軍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大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

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羡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疑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絶粒曉佛法君羡深敬信之相與屏人語御史奏君羡與妖人通謀不軌坐誅

四人同席酒令

有儒道釋吏同席飲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儒者曰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件狀如前謹牒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二